sapphire 一卷全

第一幕『教育性指导！』歌鸟/着

突然需要金钱的杏。难得的机会下，代替了回娘家的早苗，到面包店给孩子们补习一个星期。以为这是能得到钱的简单工作的杏，一不小心担任了学习意外的咨询员……

第二幕『热量保存法则』秋月广/着

对於毫不客气跟朋友相处的姐姐杏，感到羡慕的椋。这时候，一直依赖的杏病倒了。照顾姐姐、过着没有姐姐日子的椋，不由得深思自己对朋友的爱慕和杏的信赖感情。

第三幕『不良男子与率直女子』儿玉新一郎/着

最近，春原心情很好。好像是买了女生的水着写真。被听到传闻的学生会质问的春原。春原谎称是参考不会游泳的自己拍摄的，智代不知为何相信了，想要教他游泳。

第一幕

「朋也，可以过来一下吗？」

「啊？突然间怎麼了？」

「给我钱。」

朋也从子上回头，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藤林杏。那表情就像看到稀有生物似的。

「真是没教养~~~~怎麼可以这样色迷迷地看着女生的脸呢？」

「你说什麼？是外星人打招呼的方吗？」

「别乱说话了，快点把你身上的钱都拿出来。快点！」

这里是三年D班的教室。

星期六放学後，D班的学生正吵吵闹闹，非常活跃。初夏的清爽气息让升学考试学生也变得浮躁起来。黑板前头尤其热闹，女生们都围着我的妹妹・藤林椋。她肯定又在玩那些不会命中的占卜了，连我进来教室椋也完全没发现。

冈崎朋也跟那种热闹无缘。他也没有收拾东西准备回去，只是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呆呆地看着窗外。身边看不到那个金鱼粪便春原阳平。

「阳平到哪里去了？他今天逃课了？」

「指导室。刚才被班主任拉进去了。」

「真是遗憾~~还想让那家伙拿点钱出来。」

「……你是怎麼了啊。勒索我们之後，想要干嘛？」

「别说什麼勒索的，真难听~~~是借钱，借钱。」

「如果要强行借钱也不应该朝我们这些穷人出手啊。去跟那些看上去像有钱人的低年级同学借，肯定借到很多。」

「啊哈哈哈，你说的话真有趣啊，朋也。不如我用钉子钉到你舌头上吧？」

在我们快乐交谈的时候，黑板前的人群也散去了。椋发现了我的存在，有点吓一跳。想要迈开腿步过来我这边，但看到朋也又退缩了。真是消极的家伙。

「说明一下你到处借钱的理由吧。」

朋也生气地敲着桌面。他心情好像很差呢。

「理由？什麼？」

「还要问吗，就是我必须给你钱的理由。如果你说的理由能让我接受，我也可以借你十块。」

「你真是够大方呢~~别问理由，给我拿出十万来！拘泥小节的男人一点都不可爱。」

为什麼我不说出理由呢，因为就算我说了，朋也也绝对不会借钱的。正当我想着有没有什麼办法可以蒙混过关时，旁边传来怯弱的声音。

「啊，那个……姐姐。怎麼了……？」

「藤林，拜托，救救我。」朋也以求救的眼神看着椋，「你姐姐在勒索我。」

「呃……姐姐……？」

椋吃惊地转身，以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看着我。

「朋也！不要乱说人家坏话！」

我慌忙大叫。朋也啪一声拍着桌面站起来。

「这是真的！你不是让我拿钱出来吗！？」

「谁让你拿钱出来了！我是在拜托你！」

「谁曾经低头恳求过我吗？」

「谁要对你这种人低头啊！！」

「你这个……

朋也没有说下去。同时我的手臂上也传来柔软的触感。

「那个……在教室吵架是不好的……」

椋细微颤抖的声音，表述出坚定的主张。

「……切。」

咋了一下舌，朋也坐回椅子上。我为了安抚椋，拍了拍她放在我手臂上的手。

「没办法了。看在我妹妹脸上，就姑且原谅你。感谢我吧，朋也。」

「你谁啊！」

朋也吃惊地呢喃，不屑地盯着我。

「给我从实招来。突然想要钱，肯定是有事发生了吧？你不说的话，我就去问藤林了。」

「呃……」

不能把妹妹牵扯进来，我只能不情不愿地开口说：

「……摩托车需要修理。」

「修理……那不是新的摩托吗？怎麼会弄坏了？」

「这一点你不用知道。」

尽管我善良地警告他别多问，但朋也没有就此放手。

「你做了什麼，现在我都不会感到吃惊。我知道你的驾驶技术。」

「不是那样。你知道什麼叫事後重犯吗？听案情後却要隐瞒，那也是有罪的。」

「……」

朋也寻求意见似地看着椋。

「呃……你还是别问比较好……」

看到椋羞怯的笑容，朋也只能暧昧地点头。似乎已经接受了。

「那你需要多少？」

「7万块左右。」

「……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说十万块吗？」

「嗯，顺便跟椋去吃美味的蛋糕。如果有剩的话，请你喝果汁牛奶吧。」

「杏……你还是下地狱比较好哦！」

「呃，藤林杏！」

教室入口传来吊儿郎当的声音。回头一看，没用阳平正以恐惧的神情看着这边。

「你来干什麼！？搞错班级了吧！？」

「你来得正好。阳平，给我过来。」

我招招手，阳平像怯弱的小狗一般跑了过去。我毫不犹豫地对他伸出了手掌。

「快点拿钱出来。」

「啊？为什麼！？为什麼我突然间被勒索了？」

阳平像害怕的小鹿般摇摇头，但——

「春原，放弃挣扎把钱包给她，你的人身安全会比较有保障。」

连朋也也出手帮忙，阳平脸上的血色尽失。

「什丶什麼啊！你们是夫妇勒索团啊！？」

「啊？」

「什麼……！？」

「呀啊啊啊啊~~~~！！」

被我跟朋也狠狠瞪着，阳平怨如受惊的青蛙一样，惨叫着往後退。他从口袋中拿出钱包，放在朋也桌面上，然後当场跪下来磕头。

「今天只有这麼多了！请你们放过我！」

我迅速拿起钱包，确认里面的钱有多少。

十四块。

「……」

太没用以致我没话可说。

「谢丶谢谢你，杏大人！你的恩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把钱包(钱没动)还给他，阳平感激得眼泪涕零。真是个没用的家伙，不过每次看到他就感觉心情大好。

「七万块是满大一笔数目呢。」

朋也若无其事地继续刚才话题。

「如果只是把零钱存起来，根本是无法达到这数目的。只有去打工了吧？」

「打工……原来如此，还有这个方法。」

「你，在勒索人之前就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吗！一般——」

朋也很开心地继续说着什麼，但我都听不到了。

打工。的确我们学校是不允许学生打工的。不过学校不也禁止骑摩托车上学丶不允许逃课吗？但有的人还是违反了。简单来说，不被发现就万事大吉。

「要尽快得到报酬，还是去做体力劳动吧？朋也，你知道哪里僻雇用学生打工吗？」

「我也没留意……杏，你做得来体力劳动吗？」

「啊？你说什麼蠢话啊，朋也。我怎麼可能做体力劳动，当然是你跟阳平去做啦。」

「……杏，拜托，哪怕一次都好，你下地狱去吧。」

朋也一脸疲倦地说。

「早苗，拜托！不要走！不要丢下我！！」

初夏清爽的阳光下。一个傻乎乎的大叔死抱住一个女人的大腿，哭泣不止。女人温柔地笑着，俯视着大叔，轻轻抚摸着他的头。

「秋生，别像孩子那麼任性，让我走吧。」

「呜呜呜呜！早苗~~~！！」

简直就像中午肥皂剧场的光景出现在我面前——也是在面包店门前展开了。

我挺直腰背，嘴巴贴近朋也的耳朵。不是想要说什麼悄悄话，而是不这样他无法听到我说话。

「朋也，你把我带到家庭修罗场是想要干嘛？」

「这里不是修罗场。这个家经常都会有这种戏码。」

就算他这样说，但我还是难以置信。直到居住附近的主妇们边走边笑说「古河家今天也是相亲相爱呢，真羡慕啊，呜呼」，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对不起，我爸爸跟妈妈太夸张了。」

这个家的独生女丶古河渚抱歉地低下头。

——在三年D班愉快的对话後，朋也跟渚带着我来到古河面包店。好像说有适合我的短期打工机会。

虽然我让椋跟我一起来，但她却拒绝了，是在顾虑什麽吧。至少阳平现在应该在宿舍拚命收集空罐，然後拿到居酒屋换钱。起码也能弥补一下修理费用，我跟朋也是这样命令他的。

我之前就听说过，渚家里是开面包店的。我以为打工就是在柜台收钱，但原来不是。

「其实我是私塾的老师。」

渚的妈妈古河早苗有点自豪地挺起胸膛。

这里是古河家的客厅。因为无法忍受邻居的侧目，我们拜托渚，进了他们家。早苗的旁边当然是渚的爸爸秋生，他现在还抽泣着，继续扮演着苦情角色。

「我是利用这房子的客厅，教导附近的孩子学习。因为附近很多父母都要工作，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所以他们常常把孩子拜托给我们——这里也相当於儿童俱乐部了。」

说明到这里，早苗的神情变得困惑。

「不过……後天星期一开始我要回娘家一趟。」

「哇啊啊啊啊啊啊！早苗~~~！！」

大叔哭叫不止，抱住早苗。早苗安慰地摸了摸大叔的头。她不觉得郁闷吗？

「我娘家有喜事，准备料理的人手又不够……虽然我因为要照顾店面也要经营私塾，拒绝很多次了，但她们还是不断地拜托我。」

「畜生，我绝不会认同的！我不会让早苗走的！」

大叔突然大叫，然後突然站起来。

「渚，把店门口的铁门拉下来！玄关也上锁！让这里变成笼城！无论是谁来迎接都不会开门！」

「爸爸像小孩子。」

也许是吓到了吧，渚以尖锐的口吻提醒。

「妈妈是自己决定过去的。没有人会来迎接。」

「把菜刀拿来！杀了早苗，然後我自杀！」

「秋生，适可而止吧。」

早苗温柔地劝喻着不可理喻的大叔。

「就算我离开了，不是还有渚在吗？秋生你不振作的话，谁来守护渚呢？」

「呃……你说的对，我都忘记了。」

早苗的话，终於让大叔冷静下来。大叔回过神，以袖口擦擦眼泪。

「我不能让渚看到我跪弱的样子。我明白了，早苗。挺起胸膛去吧！你不在期间，我会好好守护渚的！」

刚才为止还忘记女儿的存在，现在却堂而皇之说好听的话。脆弱的样子刚才已经看到有点厌烦了。

「这才是我的秋生。」

喂喂。人家的妻子，那种行为不值得称赞吧。

「果然是世界第一的爸爸。」

——那边的女儿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所以我就让人来代替我授课了。」

「啊，原来如此。」

听完早苗的说明，我一脸玄妙地点点头。终於回到正题了。

「我对那些爸母说明过情况，让部分孩子一个星期别来上课，但有小部分的父母要一起外出工作，让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所以我就让那部分孩子下星期继续过来学习。大概十个人左右吧。大家都是小学生，所以不用教些很难的内容。」

早苗笑了笑。总觉得她把我也当成学生了。有这麼温柔的老师教导，上私塾一定很开心吧。

「渚也会帮忙。可以的话，冈崎你也来帮忙吧？当然，我会给你薪水。」

「不，我并不那麼需要钱。」

朋也毫不考虑就拒绝了。

「但是，店面没问题吧？早苗不在的话，我跟渚会照顾那群小鬼，但店面只剩下大叔一个人。」

「店面总能解决的。现在客人也不多。」

不知为何，大叔的口吻很是骄傲。那你就回去照顾店面吧。

「而且早苗不在的话，工作反而更加容易开展。反正早苗做的面包都是很那个，卖我一个人做的面包更能提升销量……呃，糟糕！」

「我的面包……」

晶亮的泪水从早苗的眼眶中涌了出来。

「我的面包……妨碍了古河面包店的发展~~~~~~~~！！」

早苗哭泣着跑出了客厅。大叔慌忙站起来追上去。

「我最喜欢了~~~~~！！」

「怎麼说呢……这家人真让人百看不厌。」

我率直地说出感受，渚深感歉意似的低下头。

「对不起。说明还没有结束，我父母就……」

「那你打算怎样？接受这个工作吗？」

被朋也这样一问，我沉吟了一会儿。

坦白说，我觉得这差事蛮不错的。

薪水还算可以。虽然不够七万块，但能得到那麼走也是很不错了。而且工作地方又在朋友家，会比较轻松。

还有——我并不讨厌孩子。甚至可以说是喜欢，非常喜欢。

跟孩子打交道还能赚钱的工作，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唯一不安的就是学习，小学生水平我能应付过来吧。

所以——

「请多多关照！」

对着不久後回来的早苗，我低下了头。

「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开始请称呼我做杏老师。」

回家我把事情说出来，椋就像自己去当老师那样高兴。

「嗯……太好了，杏老师。」

——啊啊，自己的妹妹真的好可爱。

「噗噼~~~」

另外一个可爱的存在正噌着我的脚。我坐下来，把可爱的毛茸茸椭圆物体抱起。

「牡丹，你也为我高兴吗？」

「噗噼丶噗噼！」

单纯的牡丹比平常要高兴。因为主人的我高兴，所以它也高兴吧。我把它放在膝盖上，牡丹骨碌碌地滚动着。椋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似乎有点什麼想跟我说的。

「怎麼了？有话要说吗？」

「啊……那个，姐姐……」

我点点头，椋才犹犹豫豫地开口说：

「那个……冈崎他……？」

「朋也？嗯，那家伙也会一起去私塾。作为我的助手，下星期我会好好劳役他了！」

「怎、怎麽可以……」

椋烦恼地低下头。

「你也一起来就好了。可以的话，也许我跟朋也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呢。」

「呃、嗯。但是……我打工……」

椋轻轻摇头。我很夸张地叹了口气。

「真是的，你太消极了。你再这样，朋也就会被渚抢走了。你也知道他们关系很好了吧？」

「呃、嗯……」

悲伤地点着头，椋小声附加说明：

「但是……渚是个好人……」

「天真，椋你太天真了。」我尖刻地指出。

「所谓恋爱，肯定有人会受伤的。没有打败别人的决心，是不会得到幸福的。」

紧张的星期一。

「久等了~~走吧。」

因为指导课延长，导致我上私塾的时间迟了很多。在走廊上跟朋也和渚会合，三人前往古河家。

「我刚才邀请藤林，但她还是不来。好像有事。」

「啊，嗯。她呢……」

我随便蒙混回答。今天早上我也邀请过她，但她还是不来。至於阳平，今天应该在商店街上转，汗流浃背地收集空罐空瓶吧。

「真遗憾。如果椋也一起来肯定会很开心。」

渚寂寞地呢喃着。虽然这句话是发自真心，但也是她恐怖之处。渚肯定认为椋连做自己劲敌的资格都没有吧。

「你手上拿的是什麽？」

朋也不可思议地指着我手上的物体。我预先让它在校门口等，走出学校时就抱回来。

「这个？教材，教材。」

「你要教他们生物吗？还是火锅的制作方法……呜哇！？」

朋也弯曲身体，躲开了我投掷过去的英和词典。

「啊哈哈，真可惜呢，朋也。如果击中了你，就可以当成火锅材料了。」

「冈崎，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渚责备地说，朋也也严肃地点点头。渚也很明白我是多麽容易动粗的人。

「用牡丹来做什麽是秘密，你沉默地看着就好。」

我骄傲地挺起胸膛。

我内心其实颤抖着。无论怎麽说，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打工，紧张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我在渚跟朋也面前虚张声势、伪装平静，但其实我心脏砰砰响，脚步也在颤抖着。

我紧紧抱着那毛茸茸的椭圆生物，手上的「教材」担当了我的镇定剂。

「噗噼？」

毛茸茸的镇静剂想要说什麽似的看着我，靠你了。

「爸爸，我们回来了。」

到达古河面包店就看到柜台後的大叔一脸哭相。

「啊，渚，你回来得正好。不，我没有哭，我真的没有哭。」

「爸爸你说谎。」

渚拿出手帕，擦了擦大叔的脸。完全一个孩子。终於恢复冷静的大叔鼻音浓重地对我说：

「小鬼们已经在客厅了。小姐，让你代替早苗真抱歉，你要好好照顾孩子们……哇，这家伙是什麽？」

「噗噼~~」

「啊，这只是教材，请别在意。」

对看到教材双目圆瞪的大叔留下这句话，我在渚跟朋也的带领下，前往客厅。

越是往走廊深处走，紧张感越是高涨，站在客厅门口时简直到达了顶点。我抱着教材的手在颤抖着，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吧——我在心底祈祷。

「……呼。」

让教材在走廊一角等着，我悄悄地理顺呼吸。嗯，既然来到这里就没办法了。我把心一横，打开了客厅的门。

然後——看到了一个野生王国。

「去死吧，原创银河变色龙来了！」

「吃我一击超级宇宙混合光线！」

不知为何重复发出必杀技的男孩子。

「听说了吗，里美真的一脚踏两船。」

「啊~~那传闻是真的啊。看她平常老老实实的，真想不到。」

女孩子们像附近的无聊太太一样聊着八卦传闻。

脱离常规的骚动充斥着整个客厅，真是让人吃惊的孩子力量。我们小学的时候，有这麽吵吗？

「那个~~~」

一个女生来到被吓呆的我面前。

「什、什麽事？」

「早苗老师真的休假了吗？」

「呃、嗯。是的……？」

听到我的回答，女生眼瞳瞬间湿润起来。

「小奈哭了！」附近的一个男生，插入我跟女孩之间说，「我不会原谅弄哭小奈的人！」

「喂、喂！我怎麽可能弄哭她啊！」

无视我的抗议，男生转向女生说：

「对不起，别管这个人。早苗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一定会守护小奈的。好吗……？」

「呃，嗯……」

「喂喂！你们怎麽可以擅自把别人当坏人！？」

我不由自主喊了出来，朋也一脸领悟地告诉我：

「别在意，杏。那两个人就是这样的生物。」

「啊、那个，大家请听我说！」

渚拚命扬声，想要引起孩子们的注意。

「大家也知道了，这星期我妈妈……早苗老师休息。这段时间由杏……杏老师照顾大家的学习。」

房间刮起讨论风。

「呃~~早苗老师真的不在啊？」

「不要早苗老师不在！」

孩子们脸色都写着不满的神情。早苗老师人气很高呢。这麽有人气的老师，我们学校一个都没有。

「大、大家别这麽说……」

渚想要跟着说，但孩子们完全听不下去了。

……我就知道会这样。

没办法。我从书包中拿出某个东西，用力投掷出去。

——噗呼！

国语词典横越客厅，钉在对面的墙壁上，伴随着「嗵嘎」的冲击声，整个房子都在震动。还听到木板折断的声音，应该是错觉吧。

「……」

孩子们完全手下来了。趁着这空档，我微笑着介绍自己：

「我叫藤林杏，今天开始六天内是大家的老师。大家一起快乐学习吧，不听话的孩子要被倒吊起来哦。」

我的笑脸大概很恐怖吧。孩子们慌忙走回自己座位上，姿势端正地打开笔记本。嗯，很好。

「开始学习前，给你们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孩子们不可思议地面面相觑。我回到走廊，把在附近探险的教材喊来。

「牡丹，过来~~」

「噗噼~~」

我抱着牡丹回到客厅，孩子们都站起来了。

「呜哇，那是什麽？」

「会动啊！？」

「好可爱~~！！」

「噗噼~~！？」

兴奋好奇的视线包围着牡丹。牡丹怯懦颤抖地把脸埋在我胸口。

「好了，大家冷静点。摸它是可以的，但是按顺序。别吓到它，别乱打它。知道了吗？」

初次看到的野猪的可爱，把孩子们完全迷住了。孩子们不再害怕(我)，迅速排好队，按照顺序摸着牡丹的背部。牡丹也安静下来了吧，柔顺地贴着我的手腕。

威胁孩子让他们听话是很简单的，但会让彼此无趣。但太过纵容——早苗老师应该是这样吧——短期内要抓住小孩子的心是很难的。

所以我带牡丹过来。一开始是威胁，然後就用牡丹的可爱收服孩子们。简单来说就是糖果与鞭子、野猪与词典。

而且我还另有准备。

「牡丹，毛玩偶，毛玩偶哦。知道吗？」

「噗噼！」

我让牡丹展露它的得意技。孩子们吃惊得双目圆瞪。

「好厉害，完全不懂啊。」

「真的像毛玩偶……」

「可爱~~~」

孩子们欢叫着抚摸牡丹。我开心地笑着，视线在孩子们脸上一一滑过。

「你们猜它能保持不动状态多久呢？」

「五分钟！」

「十分钟！」

「九分五十九秒！」

「那在它保持不动的时候，大家能乖乖学习吗？」

「好~~~」孩子们率直地回应。

——我相信我已经胜利了。

「杏老师，再见！」

「明天见。一定要来哦，偷懒的话我就让你正坐到膝盖烂掉。」

送走最後一个孩子时，窗外天色已经全暗了。我从突然变得寂静的客厅移动到起居室，渚泡了茶等着。

「杏，辛苦了。」

「啊，谢谢。渚也很累了。」

接过热乎乎的茶，我回应着，渚轻轻地摇摇头。

「我什麼都没做，是杏一个人让孩子们都静下来了。」

「我太闲了，最後都睡着了。」

朋也苦笑地插嘴道。

「啊，你们也工作完毕了，辛苦了。」

收拾完店面的大叔走进起居室。

「那群小鬼回去的时候一脸满足呢。第一天就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小姐。虽然远远比不上早苗。」

……真是气死人的大叔。

「不过我刚才好像听到很大的声响哦，没事吧？」

「那个啊~~什麼事呢？」

蒙混过关。不能告诉他我用词典丢向墙壁了。

「杏好厉害，肯定很适合当老师。」

渚高兴地说，我也骄傲地挺起胸膛。

「跟小孩子做对手很好玩，这就叫隐藏的才能吧？」

完全是虚张声势。

「……我回来了。」

「噗噼~~」

「姐姐……呃？」

一回到家，椋看到我的脸色吓了一跳。看来我的脸色很难看。

「姐姐，你怎麼了……？」

「嗯~~没什麼，只是累了。」

——真的累了。

从没想过教导别人会是这麼累的。虽然说对方是小学生，但是不能教导对方错误的知识，那压力意想不到的大。渚跟朋也虽然一脸平静，但也到极限了吧。

「噗噼……」

牡丹也累毙了。扮成毛玩偶的时候应该不消耗体力的，也许是感染了我的疲倦吧。

「我要睡觉了。晚安。」

对担心的椋说了这麼一句，我回到自己房间。

激动的星期二。

「啊？什麼事情？」

在古河面包店前，朋也突然停住。面包店前围着一大堆人。

「降价吗！？难道是大叔有事……」

「——爸爸！？」

听到我的推测，渚血色尽失地跑过去。我跟朋也也慌忙跟上。

「对、对不起，请让我通过……」

在店入口处，渚被两个大婶挡住了去路。我跟朋也合作，为渚清出一条通道，渚缩着身子走进店内。就在这时候——

「渚，你负责结帐。小子，你也过来帮忙。」

店内都是附近的太太。而大叔额头满是汗地拚命招待客人。

「爸爸……？」渚完全呆住了。

「大叔，怎麼回事？」

听到朋也的问话，大叔吐了一口气回答：

「没什麼，早苗不在的消息扩散开来，客人都涌来了。别发呆快帮忙！渚，柜台拜托你了。」

「那个，杏……」

慌忙来到柜台前，渚一脸抱歉地说。

「啊，嗯，别在意。」我笑着回答。

「照顾小鬼，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渚，你要努力。朋也，你也别想偷懒。」

就这样，我一个人到客厅去了。

今天我没带牡丹来。昨天的冲击还残留在它身上，所以我让它在家里看门。

坦白说，我有点不安。但昨天进展得很顺利，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话，也是有作战策略的。

打开客厅的门，吵闹的孩子们瞬间安静下来，坐到位置上打开笔记本。看来昨天威胁的效果还在。

「呃……」

我神情玄妙地看着孩子们，宣布：

「今天自习。」

「不是吧！？真的！？」

「太好了！」

「最喜欢杏老师了！」

「喂喂，别开心得太早了！」

让欢呼的孩子们冷静下来，我再次说明：

「虽然说是自习，但我也会看着。大家看看自己的功课，乖乖学习。有不明白的地方尽管问，知道了吗？」

「是！」

……绝不是放手不管或者偷懒。

如果课程很难，就这样做好了——早苗曾经这麼对我说。这种方法能减轻负担，而且学生有什麼疑问都能个别仔细辅导。

接下来几个小时，平安无事平稳度过。

途中休息了几之，孩子们也能接着学习。偶尔的发问也不是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不来就麻烦了)。

亲身回答问题的时候，孩子们看我的眼神也渐渐改变了。是看信赖的人眼神吧，或者是尊敬的眼神——

心情大好。最让人高兴要数被学生称为「杏老师」的瞬间。

就像是一种病。升学之後去找找私塾老师、家庭教师的兼职吧，还是——以教师为目标吧，或者保育人员。

沉浸在自我满足中的我猛然回神，发现一个男孩子呆呆地看着窗外。

一个活力有馀、有点反叛的男生。休息的时候还很吵的，但对学习却很消极的类型。是小学四年级，名叫……忘记了。

「喂，你在发什麼呆呢？」

没有直接丢词典，我用自动铅笔敲了敲他的头。男生眨了眨眼，睨视着我。

「你在干什麽！」

「还问我干什麽。你认真点学习，现在不是休息时间了。」

「啊~~真是罕见啊。你会偷懒不学习，你不是特别喜欢学习的吗。」

对面座位丶头上绑着蝴蝶结的女生这样说——特别喜欢学习？看起来不像。

「烦死了。」男生不情愿地扭过头去，不看我。

「我才不喜欢学习呢，无聊死了。」

「……哈哈，原来如此。」

我微笑着看着他，男生恶心地搓搓手臂。

「怎麽了……」

「你过来一下。」

我拉着男生的手走出了客厅。走廊上只有我跟他，我小声地问：

「你喜欢早苗老师吧！？」

「啊！？」

脸色动容的男生发出意义不明叫声，脸完全红了。易懂的家伙。

「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所以才会装成喜欢学习的孩子。真是极啊~~像早苗这样的成熟女性是不会喜欢你的。」

「烦丶烦死了！你太多管闲事了吧！」

男生叫嚣。真是可爱。

「的确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偷懒不学习的话，早苗老师回来时我就告诉她。」

「呜呃」男生的脸蛮得苍白。

送走最後一个孩子，回到起居室，朋也跟渚早就等着我了。

「啊，杏，辛苦了。」

「看来今天你们比较累。不用忙了，渚，坐着吧。」

制止想要站起来泡茶的渚，我自己往茶杯中注入热水。

「店面怎样了？」

「啊~~真是太恐怖了，客人刚刚才走了。最後大叔还『明天再过来帮忙』。」

「那明天也会继续那恐慌状态？」

一直都处於闲置状态的古河面包店，竟然也有那麽多潜在客户——早苗专心做老师的话，情大家都会幸福点吧。

「杏你又怎样呢？」

「啊，嗯。没什麽问题。情况顺利得有点恐怖。」

我得意洋洋地回答，渚笑了。

「杏真的好厉害。出色的老师呢。」

老师……真好听的词。

顺风的星期三。

「杏老师~~有问题。」

小手悄然举起，呼唤着我的名字。

「是是，那里不明白了？」

今天朋也跟渚也帮忙照顾店面，当然私塾是自习。来到第三天，我跟孩子的相处已经很自然了，孩子们也很仰慕(不是恐惧)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

我甚至有空馀时间观察孩子们的样子。昨天那个发呆的男孩子今天也认真学习，他很害怕被早苗训诉吧。一脸厌恶的神情，无法好好抑制自己的感情。

而……我发现有个女生一直在偷瞧我。

绝不是正面跟我视线交滙。只有当我跟其他孩子说话时，她才会偷偷地看向我。因为在意我所以才会忍不住看我……这种感觉吧。

穿着合身的白色洋装、内敛可爱的女孩子，是自己绝对不会采取积极主动的类型。也许想要提问也不敢举手。

「学习进度如何？」

「呃……？」

我跟她说，女生身体颤抖了一下，双眼含泪地抬起头。嗯，应该不是……吓到她了吧。

「有不懂的地方吗？有问题的话尽管发问。」

「啊、那个……那个……」

女生惶惶不安地摇头。总觉得她的反应跟椋很相似。

「也、也不算是发问吧，就是……」

她小心地看了看四周，似乎不想被周围的人发现。

「呼……好吧，你过来一下。」

「呃。」

我拉着女生的手，让她站起来。两人走到走廊上，关上客厅的门，我蹲下来，直视着女生的眼睛。

「你、呃……叫什麽名字。高崎？高桥？」

「大沼……大沼惠美梨。」

「啊，是吗。」完全搞错了，「那你有什麽要跟我说呢？」

「呃、呃、呃……」

沉吟一会儿後，惠美朵终於开口问：

「那个……杏老师你昨天在这里跟椎野……」

「椎野？……啊，那个小鬼头呢。」

「我只是想你们聊了什麽而已……」

嗯，当然不能说出关於早苗老师的那些话来。

「没什麽其他的。因为他学习时发呆，所以我就提醒他一下。你很在意那家伙吗？」

「啊、那个……」

我直率地问，惠美梨连耳朵都通红了。好可爱。

「叫椎野的孩子，你跟他关系很好？」

惠美梨轻轻摇头。

「我们是同班，偶尔会说说话，但不算关系好……」

「是吗，但是那家伙啊~~」坦白说，长得不算帅，头脑也不好，「你喜欢他哪一点？」

「呃、呃……？」

女生害羞得肩膀都颤抖，满脸通红羞怯地回答：

「那个……虽然他给人的感觉有点恐怖，但是偶尔也会非常温柔，还有……」

原来如此，果然是不能凭外表判断。

但是……对她来说，现状有点痛苦呢。

无论怎麽说，她的劲敌是早苗老师。喜欢年纪大女人(……这样的表达有点那个)的椎野，实在很难想像他突然对同级生表现兴趣。

「我可以叫你惠美梨吗？」

「啊……好。」惠美梨点点头。

「ok，那惠美梨你想对椎野告白吧？」

「告白……？」

「就是说喜欢他或者写情书给她啊。」

「呃……呃呃？」

惠美梨双眼含泪，坚决地摇头。嗯，看到这反应也知道是她采取主动是不可能的。

「那……这样吧，跟能信赖的朋友商量吧？」

「朋友……」

「对，拜托朋友，跟那家伙搞好关系。」

这是我为了椋采取的办法。惠美梨的心情跟椋相似，所以也能使用同种手段吧。

「怎样？你有能信赖的朋友吗？」

「……呃……」

惠美梨想了一阵子，然後点点头。

「那你就跟她商量一下吧。只是一个人烦恼，什麼都解决不了。你再犹太下去，他就要被其他人抢走了哦？」

「……」

嗯嗯。惠美梨一脸玄妙地点头。

「那个……杏老师，谢谢你。」

「没关系。有什麼烦恼，随时来找我商量吧。」

惠美梨轻轻鞠躬，低着头走回客厅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不由得低喃：「我在干什麼啊。」

对，仔细想来，这不是私塾老师的工作吧。

我没必要接受惠美梨的咨询。虽然我只是听取了单方面的话，然後给予建议。

是不是太得寸进尺了。这种多管闲事大婶的行动还是算了吧……正当我反省的时候，客厅传来悄悄的讨论声。

「惠美梨，你跟杏老师说什麼了？」

「呃丶啊丶嗯……那个……」

「被骂了吗？杏老师很恐怖吧？」

「没有……只是商量一些事。老师很温柔……」

「真的吗？啊~~杏老师果然不是恐怖的人。」

「我也要跟她咨询一下。」

——我有种不祥预感。

预感完全实现了……那天傍晚前，有两个学生来找我咨询。

一个是矮个子的女生，应该是小三学生吧，她说「我的胸部完全没有发育」。另外一个就是第一天让我看到奇怪肥皂剧的「小奈」，她说「最近跟他没多少激情」。你们每天都那样吧。

真是的，最近的小鬼太嚣张了，我小学的时候哪里会有什麼男朋友——算了。我还是抽空多想自己的事情吧。

但被孩子们依赖的感觉一点也不赖。来到第三天，也许我已经成功获取孩子们的欢心了。

「……姐姐好高兴呢，有什麼好事吗？」

回到家，椋突然这样对我说。看来我的满足感直接表现在脸上了。

「没什麼。也许是习惯打工生活了吧？」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突然想到什麼，紧紧盯着椋的脸。发现我视线的椋，整张脸都红了。

「什麼啊……」

「你跟朋也到底打算怎样？」

「呃？怎、怎样……」

「昨天我也说过了，渚家的面包店很忙。如果你跟着我到渚家里，也许他爸爸会让你帮忙。这样自然就能跟朋也一起开心地打工了。」

「呃、嗯……但是……」

椋傍徨地眼珠乱转，像是在找什麼借似的。

「我……不像姐姐那样跟他们家的人打过招呼……突然到渚家里去，要他们让我工作……太不好意思了……」

「因为害羞而不行动的话，就无法得到朋也了。」

「得、得到……太那个了……」

怯懦怯懦怯懦。

满脸通红的椋，跟白天那个小学生很相似。

「你们真的很相似。」

「……呃？」

「不，没什麼。」

我摇摇头，没回答什麼，伸手抱住椋的肩膀。

「啊……」

「总之，你太老实了。虽然害羞也不是错的，但你再不积极点就要後悔了。」

「呃……嗯。」椋点点头。

「……呼。」

「噗噼~~」

回到房间，牡丹就跑到脚边，蹭着我的脚。我无意识地抱起它，头脑混沌地坐在床上。

「就要後悔……吗？」

「噗噼？」

牡丹不可思议的仰望着我。

边抚摸着牡丹的头，我边在头脑中重复自己刚才对椋说的话。

(你到底打算跟朋也怎样？)

我——打算怎样呢。

椋也好、惠美梨也好，我都说得那麼了不起，但我自己——

……算了吧。每次一想自己的事情都会觉得空虚。

全开的星期四。

「好，今天也是自习。」

我对孩子们宣告。

一个女生唰地站起来，快步朝我走来。

盯~~~女生无言地仰望着我一会儿。像在想什麼的表情。

「什、什麼……？」

「过来一下！」

女生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去。外表完全看不出她那麼大力。就这样，我被拉到走廊上。

啪唰。门顺势关上。

「到底……怎麼回事！？」

我回过神来，甩了甩手，手腕上还残留着痛感。

「……」

女生以让人恐惧的认真眼神看着我。

一个头上束着蝴蝶结，给人开朗感觉的女生。我记得她总是笑笑的，像什麽烦恼都没有……她也会端出这麽严肃的表情吗。

我正这麽想着，女生突然开口问。

「杏老师。」

「啊，是？」我的声调不由自主提高了。

「他们说你会进行学习以外的咨询，真的吗？」

「呃，嗯，时间跟场合允许的话……」

「拜托你。」

女生牵过我的手，紧紧握着。

「我有事跟你商量。我非常困惑，杏老师，拜托了！」

「我、我知道了，知道了。总之你先冷静下来。」

我这样对紧张的她说。坦白说，我想避开麻烦的咨询——但她一脸悲伤地说「杏老师，拜托你」，我实在无法拒绝。

「呃……你叫什麽名字？」

「三原沙树，你叫我沙树就好。」

「沙树呢，我知道了，那你要咨询什麽？」

我这麽一问，沙树首次露出了忧郁的表情。嘴巴张了张，又闭上，重复了三次这样的动作，她终於肯说：

「我有喜欢的人了。」

好了好了，又是恋爱的麻烦事。

「嗯，然後？」

「他叫雄一，跟我同班的。非常非常傻，老是坐不定，嘴巴说话很毒，对女生总是诸多抱怨，打扫的时候也偷懒……」

——那男生跟朋也有几分相似。

「你喜欢那家伙的哪一点？」

「啊？」

我坦率的疑问让沙树双目圆瞪。她脸色赤红，害羞地说：

「哪、哪里、就是……怎麽说呢……」

「啊，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

应该会说很久吧，所以我决定打断她。

「那，你想跟他搞好关系？」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能聊聊天，一起玩。」

「那不就好了吗。按照小孩子的交往方式，别做什麽交往的蠢事。」

真是的，现在的小鬼太任性了……我想着，沙树摇摇头。

「我不是那样的意思。你先听我说完。」

「啊……是吗，对不起，然後呢？」

「然後……我在班上有个很好的同学。」

哇，故事越来越乱了。

「我最近知道她喜欢上雄一了……」

「呼……」

「她真的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但现在已经不能像平常那样聊天，一起玩了……」

原来如此，就是说这个人有着跟椋一样的烦恼。

椋绝对不会说渚的坏话，反而会褒奖她，甚至还说迥同羡慕渚一个人建立演剧部的行动力。椋是认真地想要跟渚一直保持良好关系。

但是……现在比谁都接近朋也的女生，是渚。

现在这时候，他们也在面包店内，一起流着汗工作。虽然也许忙得连说话的空闲也没有，但同时他们拥有同样的空间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说是自己的孪生妹妹，但我对椋的真实心意并不了解。

朋也跟渚一起工作的事情，椋是怎样看待的呢……虽然我都说让她来妨碍两人的独处。

「杏老师，怎麼了？」

「啊，对不起，我想到其他事情。」

糟糕，忘记了眼前这个烦恼的少女。

沙树神情有点低落，但马上又恢复过来，盯着我的脸。

「杏老师，我要怎麼做？从女人友情角度出发，我应该支持朋友吧？但从女人幸福角度出发，我应该跟她宣战吧？」

女人友情——女人幸福——最近的小学生是怎麼了？看太多电视剧了吗？

我边想着多馀的事情……嘴巴反射性地开口说：

「当然是女人幸福最优先。」

「呃？」

沙树吃惊地双目圆瞪。是吃惊吧，我自己也吓到了。

「果然是男人、男人，女人的友情遇到男人都会被摧残得支离破碎。没有恋爱的青春是悲惨的~~悲哀啊~~如果想要滋润的人生，就丢下朋友，走向男人。」

「杏老师……刚才你不是说别做交往的蠢事吗……」

「刚才是刚才。了解情况後我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不想被自己的好友抢走所爱吧？」

「呃、嗯……」

「那就要先下手为强。要得到幸福，必须有牺牲其他的觉悟。把朋友放到一边，积极地开展追求吧。不然後悔就迟了。」

「呃……是吗，是啊……」

虽然我给了答案，但沙树不知为何还是一脸悲伤。

「嗯……我明白了，我会试试看的。谢谢你，杏老师。」

虽然事後我才发现……我给沙树的建议也许是基於对椋的感情。

我想让一直不积极的椋勇敢站起来，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哪怕是牺牲什麼也好——我心底是这样想的。

基於这种感情我才对沙树说那样的话。发现这件事时，已经是我结束自习，回到起居室喝茶的时候了。

结果，这天处理了三桩咨询。不止是女生，连男生都来商量了，是那个小奈的男友，他说「最近小奈好像很无聊」。我运用昨天得到的知识，建议他「总之带她到公园之类的地方，普通地玩一下」。

连男生都信赖自己了。杏老师，好样的。

「杏好像很开心呢。」

连渚都搅出来了。也许是我的脸上笑容不断吧。

「啊哈哈，算是吧~~教会那些小鬼各种知识，比想像中快乐。有点上瘾的感觉呢。」

「你开心就好。我们就惨了，每天都忙得头昏脑涨，大叔乱指使人~~」

朋也无奈地抱怨着。渚歉疚地低下头。

「对不起。明明跟冈崎没关系，却把你牵扯进来了。」

「啊，没事啦。我之前也受过你们家的照顾，就当作是答谢了。」

大家聊着可有可无的话题，朋也突然笑了出来。

「早苗星期六晚上就回来了，还有两天呢。再忍一下吧。」

还有两天吗……快乐杏老师的生活，还有两天就结束了。」

「哇！？这什麼东西！！」

不远处传来悲鸣。

伴随着嗵嗵的脚步声，大叔飞奔进起居室，然後把手上茶色的物体放下来。

「噗噼丶噗噼~~！」

「啊……牡丹！」

被大叔捉住尾巴的牡丹，短粗的手脚不断挥动挣扎着。我走过去抱起它，它双眼含泪，埋首在我的胸口。

——糟糕，完全忘记把它带来了。

牡丹追我到学校来了，一直在校门附近等我放学。没办法下我只能带它来这里，让它到处玩玩……

「小姐，真是吓死人了。我的心脏差点停止跳动了！」

「对丶对不起……牡丹，你刚才在哪里？」

「噗噼」牡丹泪眼汪汪地哼了声，什麼都回答不了。

倒是大叔开口说明：

「它睡在早苗的衣柜中。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早苗有一条毛线内裤呢，结果发现有一只猪！」

「……喂，等一下，大叔。」朋也以危险的眼神盯着大叔。

「大叔你到早苗衣柜去有什麼事吗？早苗外出了，不可能打开衣柜吧？你是打算偷她的内裤吗？」

「啊？什麼啊，当然是嗅嗅她的味道啦！」

——堂堂的变态宣言。

「爸爸好色！」

一脸通红的渚责备，作为女儿那是当然的行为吧。但是大叔却不认同地摇头。

「那也没办法吧。我一星期没见到早苗了，起码让我嗅嗅她的味道也好啊。」

「一点都不好，早苗外出的时候遇到这种事会很困扰吧。」

朋也说出常识性的意见，但大叔的回答早就超越常识范筹了。

「别说蠢话了，早苗允许我这样做的。」

「……啊？」

不由自主声调拔尖。我跟朋也吃惊得嘴巴大张，呆呆地看着大叔。

「她外出前已经说过了。她说『我不在的时候你觉得寂寞的话，就嗅嗅衣服的味道忍耐着吧』。」

——堂堂的变态夫妇宣言。

「……」

我跟朋也吃惊得无法说话。

「我们是夫妇，又不是什麼陌生人，丈夫闻闻妻子衣服的味道有什麼错啊？而且还有本人的许可。有什麼问题？」

「……嗯~~」

渚一脸严肃，苦思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明白了，那嗅嗅也没问题。」

——连女儿都认可这种变态行为。变态家族。

「但是，内衣的气味也太……」

听到我的提醒，大叔苦恼地看着我手腕中的生物。

「嗯，我不会再嗅内衣裤了，因为沾有野猪的味道。」

「噗噼。」

反射性看过去的牡丹，害怕得直发抖。

「呃……对不起……」

我低头挤出一抹笑容。

「你做得很不错啊。」

回家路上。边走在夜道上，朋也边说。

「我原本以为杏应付不了孩子们。」

「呼呼，很了不起吧，尊敬我吧！」

我不由自主挺胸收腹。

「你也直接称呼我杏老师吧。不，是请你这样叫。」

「谁要叫啊。」

朋也爽快地笑着。之後一段时间我们都没说话，只听到我跟朋也的脚步声和牡丹「噗噼噗噼」的哼声。

「那你又怎样？」

无法忍受沉默，我开口说。我不太擅长应付这种气氛。

「啊？」

「这三天你不都是在做面包职人吗？反正你也不会升学了，不如到大叔那里就职吧？」

「蠢材吗你。早苗回来的话，就不需要我了。」

朋也这麽说着，但马上又陷入沉思。

「但是，如果能被雇用的话，也许可以开心工作，对吧？」

他询问我。

我无法马上回答。

——朋也，你明白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吗？

然後——激动的星期五。

「好，今天也是自习……」

就在我快要说完的时候，两个女生几乎同一时间站起来。

「啊……」

「嗯！？」

面面相觑的两人。瞬间，气氛变得微妙。

「~~~」

其中一个人——沙织，像被踩到尾巴的狗那样哼了一下，又坐了下来，鼓起腮帮子转过脸去。

「……呃？」

另外一个女生——惠美梨一脸不知所措。就这样站着，泫然欲泣地看着我。

「啊……？什麽啊，你们怎麽了？」

「那个，杏老师……」

双眼含泪喊着我名字的惠美梨，她的手微微地颤抖。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後悔什麽吧。

搞不懂。但很清楚惠美梨在向我求救。沙树——心情非常不好。

「呃……总之你先出来。」

要先改变气氛，其他孩子的注视让人不自在。像是逃逸一般，我打开门走到走廊上，惠美梨也不安地跟着。

「怎麽了？你们吵架了？」

我这麼一问，惠美梨发出「呜呜」的叫声。

「杏老师……我不知道要怎麼办……」

不知道怎麼办的人是我。

我蹲下来，视线跟她的同一高度，正面看着她的泪眼。

「总之你先别哭。冷静点，告诉我发生什麼事了。我绝对不会生气。」

「呜呜……」

抽泣了好几次，惠美梨才小声地说：

「我……之前跟杏老师商量……」

「嗯嗯，我记得，椎野的事情。」

「是的……然後我就跟沙树商量了。我说想跟椎野搞好关系，让沙树帮忙。」

嗯……？

「然後……昨天从私塾回家的时候，沙树对我说。」

等一下——停一下。

我迅速在头脑中组合谜题的碎片。是吗……原来是这样。

「沙树她……沙树也喜欢椎野……」

——够了，我已经明白了。

「沙树说绝不会把椎野让给我的。因为跟我成了敌人，以後都不跟我玩了……」

——我全都明白了，可以不用再说什麼了。

我想这样说，但……说不出口。

「我……很喜欢沙树……」

——沙树也是一样。

最好的朋友。沙树是这样说的。

打破这种关系的人是我，是我让沙树那样做的。

「我……不知道要怎麼办了……」

——我也是一样。

要怎麼办呢——要怎麼说呢，我完全不知道了。

那之後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惠美梨说了什麼，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好像说总之你先冷静，今天就集中精神学习之类的话。

之後，我也跟沙树谈了谈。她从头到尾都不开心，重复地说「我没有错，也没说过让她哭泣的话」、「我只是告诉她自己的想法」。

面对这样的她，我是怎样回答的呢——完全不记得了。

聊完後，沙树还是很不开心，一放学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去了。惠美梨泫然欲泣地目送沙树离开。

这种状况下，我也没空闲管其他孩子了。

回答了几个学习的问题。但关於人的咨询我一概回答不了。以「现在是学习时间」的卑鄙借口，等待着时间过去。

而，说到问题中心——椎野雄一。

他一个人仍在沉默地学习时。每次跟我视线交汇，就很紧张地埋首於笔记本中。害怕我对早苗告状吧。

真是的，男人这东西——不，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制造出如此状况的不是他。

是我。

孩子们回去後，我一个人在客厅发呆。突然，门开了，渚担心地看着我，她手上拿着放着茶杯的托盘。

「……杏，怎麼了？」

「啊？什麼都没有。」

我挤出笑脸蒙混过关。把脸转向别的地方，总觉得没脸面对渚。

想起来真是奇妙啊。那件事跟渚完全没关系……但看到渚，现在的我觉得很痛苦。

渚从托盘上拿出茶杯，茶——很热——但我还是一口气喝光了。

「我有点事，先走了。你跟大叔说一声。」

「呃……杏？」

不管渚的呼喊，我走出了古河家。

外头一片漆黑。

虽然已经将近夏天了，但日落後的晚风还是蛮冷的。平常觉得舒服的风，今天也失效，就像空调一样冰凉。

虽然一想回家，但已经很晚了。我情绪不安地走上了回家的路。突然，背後传来脚步声。

「杏，你干嘛啊？」

——朋也。

现在跟朋也见面，也跟渚更痛苦。

「什麼事啊，朋也。」

我没有停下脚步。声音马上就追上来了。站在我前头，然後停下来。

「你一声不哼就回去了，发生什麼事了？」

「没什麼。」

「渚很担心你。她说你脸色很差。」

「——是吗，因为渚这样说你才追上来呢。」

「杏，你是不是钻牛角尖了？」

「没这种事。只是……有点累了。」

「是跟藤林吵架了吗？」

——椋。

听到这名字的瞬间，我心跳加速。

我停下脚步问：「为什麼要提到椋？」

我抬头，看到了朋也无奈的神情。

「没什麼，因为你会那麼不开心，多数因为妹妹。」

「这个也不一定吧。跟椋没什麼关系——」

「啊？」

我说到一半突然顿住了，朋也困惑地问：

「怎麼了，杏？」

「……别管我。」

像要避开朋也的视线，我快步离开现场。

朋也没有追上来。也许觉得暂时别管我比较好吧。

那温柔让我心痛。

「姐姐……？」

越过吃惊的椋身边，我跑到房间。丢下书包，没换衣服就躺在床上。

「……呃。」

我把脸埋在枕头中呻吟。没有比现在更难堪的立场了。

非常非常生气——对我自己。

(惠美梨丶沙树……对不起。)

被人称为杏老师，一下子得意忘形了。以为自己多伟大，结果做了多馀的事。一直没发现自己说了多麽过分的话。

——关於惠美朵和沙树的事情，我想错了。

不是椋跟渚的关系。

是我跟椋的关系。

「……噗噼？」

门扉对面传来细微的响声。嘎啦嘎啦，是爪子刮门板的声音。

「……牡丹。」

我呆呆坐起来，把门稍微打开。

「噗噼。」

牡丹高兴地哼着声，走进来。我抱起牡丹，以脸颊摩擦着它的。毛茸茸的触感。

——椋跟我商量朋也的事情时，我答应她「要支持她」。抹杀了自己的真实心意。

跟给沙树的建议完全相反。

我……其实也想那样做吧。对椋宣战，想把朋也抢过来吧。

在答应帮助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从心底後悔吧。

——不，不是那样的。

我不能够让椋伤心。

但是……我却让沙树那样做了。让她跟惠美梨宣战，破坏了她们的关系。

「积极地争取吧，不然事後後悔就迟了。」

杏老师你到底说什麽了。

然後——到了命运的星期六。

「久等了，我们走吧。」

我笑着对在走廊上等着的朋也和渚说。

「好慢啊，我饿死弓。快点结束你的个人咨询吧。」

「那也没办法吧。我不能打断班主任的话啊。」

「发出号令的是你吧，班长。就算班主任说到一半，你也可以直接发令啊。」

「啊哈哈，朋也你的玩笑真好笑。想让我把你从窗口投掷出去？」

我语调平常地跟朋也打趣。

就像忘记我昨晚的态度那样，朋也也以平常的态度对待我。这是朋也专属的温柔。昨晚气氛虽然沉重，但今天不会再问。

「太好了，杏又恢复正常了。」

「你说什麽蠢话啊。肯定是正常的我啦。」

我不可能……笑着蒙混过去。跟朋也不同，渚是认真的，我不好好解释的话，她无法接受吧。

「呃……昨天对不起，发生了很多事。」

「是。」渚坦率地点头，没有再追问什麽。那也是渚独有的温柔。

「那我们走吧，我好饿啊~~」

今天要在古河面包店吃午餐。因为早苗今晚才回来，所以不用担心她会塞奇怪的面包给我们吃。

我的脚步轻松——当然只是说谎。

不可能完全过去了。

今天是打工的最後一天，我一定要对沙树和惠美梨说点什麼。虽然有这样的打算，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说。

上课时我想了很多，但没有结论。无论怎麽说，我都有必死的决心，想着想着，已经来到面包店了。

「爸爸，我们回来了。」

「啊，渚，快点吃午饭，然後来帮忙。」

——店里发生异变了。

架子上空荡荡的，完全没有客似云来的境况。仔细一看，大门上贴着「临时休息」的牌子。

然後——柜台上放着一束特大的花。

「大叔……你干什麼？」

朋也吃惊地问，大叔得意地挺起胸膛。

「还要问吗。今天早苗回来了，当然要好好欢迎她。」

大叔回答，手也没闲下去地用纸做花圈。

「你们的面包在那里，快点吃了来帮忙装饰。我还要烤个蛋糕，今晚开个派对。走着瞧，我要做个直径3米的特大蛋料，命名为献给早苗。」

「爸爸，蛋糕太大了，会吃不完的。」

渚高兴地打断大叔的话，然後转向冈崎。

「那个，冈崎。」

「啊？」

「装饰我来负责，冈崎你就去帮杏的忙吧。」

「不，我……」

想要拒绝，但朋也快我一步说：

「嗯，是啊，我不擅长装饰，我就帮你忙吧。」

「呃……」

——昨天发生了那麽多事，很难拒绝。

结果，今天朋也跟我一起在私塾任教。

但是我要做的事情不会改变。

在起居室吃过午饭後，我跟朋也移动到客厅。

「好，今天也是自习~~」

我这麽一说，孩子们习以为常地打开笔记本。

「……你还真够懒啊。」

朋也呆呆地看着我。

「失礼啊，请你说我有效率。因为你们的提问我都有好好回答的。」

「杏老师，有问题。」

恰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举起手。

「是是，有哪里不懂吗？」

「那哥哥是老师的男朋友吗？」

孩子指着朋也。这丶这小鬼……

「啊哈哈，说什麽傻话呢。怎麽可能，开这种玩笑会咬到舌头哦。」

——今天一整天，还是不要拿恋爱问题烦我了。

我悄悄打量孩子们的脸。惠美梨面无表情，虽然打开了笔记本，但完全没有集中精神学习，这是一目了然的。而沙树愤恨地在笔记本上画着什麽，明显感觉到惠美梨的视线了。

而位於漩涡中央的小鬼……看着别处。

跟第二天时一样，盯着窗外。跟之前不同的是，原本害怕的态度变得轻松了。不是在发呆，而是很在意窗外的景色。

「喂，别到处乱看！」

比我的提醒快一步，朋也敲了敲他的头。

「你干什麽啊！」椎野睨视着朋也。

「不是你问我吧，认真点学习。」

像平常那样，朋也悠然地说着。椎野不服气地转过头去。

「烦死了。要做什麽是我的自由。」

「你还真是够嚣张的~~」

「好了，别吵了。早苗老师回来也不希望看到这情景吧。」

——哈哈~~他很在意早苗吧。

「早苗……？早苗不是夜晚才回来吗？」

「说谎。」

「啊？」朋也眉毛倒竖地看着他。

「为什麽我一定要对你说谎？」

「你想趁我看别处的时候一个人去接早苗老师！」

「没这种事！」

「你会！因为你也喜欢早苗老师！」

「呜哇！？」

发出意义不明的叫声，朋也动摇了。难道……？

「你、你给我出来！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

「啊，不能用暴力！早苗老师讨厌暴力！」

「呃……反正你就是打那种主意！？明明是个小鬼却在装伟！嚣张得无法无天！」

朋也被惹火了，开始跟小学生争执。

也许是习惯这样的骚动吧，孩子们没理会杂意继续学习……但也有两个人是例外的。

惠美梨担心地看着椎野。沙树——呆呆地看着他，似乎在问「你在干嘛」。

——嗯。

「沙树你过来一下。」

「啊？」

被我一喊，沙树吃惊得眼睛也圆瞪了。我带着惊讶的沙树走到走廊上。惠美梨不安的视线直往我札来，但我选择无视。

在走廊上，我问沙树：

「你喜欢那小鬼的哪里？」

「呃？呃~~你问我哪里啊……」

「那家伙只是个嚣张小鬼。你喜欢那种类型？」

「……也不是那样……」

沙树毫无自信地回答。刚才的光景还深刻印在脑海里吧。

「跟那种小鬼做对手，一点都不有趣吧？」

「……」

看着迷惑沉默的沙树，我继续说：

「沙树，虽然你年纪小，但我知道你很努力。你跟那种小鬼一点都不相称，你认为呢？」

「……」

「找个成熟的男生或者再等一会儿不是更好吗？两三年後，那家伙也会成长很多吧？」

「……」

「你不觉得比起跟小鬼交往，和惠美梨玩更加有趣吗？」

「……呃？」

沙树定睛看我。我笑了笑。

「跟惠美梨重修旧好吧。她一定也想那样做。」

我不知道沙树有没有有接受我的建议。

沙树没有给予明确的答覆，还在迷惑吧。但是她答应我会跟惠美梨聊一下。

我也跟惠美梨说了。虽然无法她放弃椎野，但她也想跟沙树重修旧好。也许不需要太担心了。我让她打起精神来。

对现在的我来说，这已经很费劲了，那是杏老师的极限了。

——晚上。古河面包店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早苗回家派对」。

我没出席。因为不想打扰别人家族团圆。朋也倒是参加了，但这是他的自由。

把被各式各样的花丸子(当然，这是渚装饰的)淹没的古河面包店抛在脑後，我一个人回家了。切了一点大叔做的蛋糕，刚好可以当作礼物。因为我必须就昨天的事情跟椋道歉。

杏老师的打工之旅，到此结束。

「你喜欢朋也哪里？」

一起吃蛋糕的时候，我问。

「呃、哪里……」

椋满脸通红。我没有放过她，继续追问。

「那家伙是个小鬼、小鬼。今天竟然跟小学生吵架。那麼小孩子气的男生，跟他交往有什麼好？」

「……」

面对我的指责，椋烦恼地想了很多。然後笑了出来。

「那、那也是……」

「啊？」

「那孩子气的地方，有点可爱……」

「是吗？」我吃惊地问，无法再说什麼。

——我真的不期待椋会改变想法。

我也一样，不可能轻易改变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即使那是自己最爱的妹妹喜欢的男生。

渚也一样吧。跟朋也关系良好的女生还有好几个呢。

——我这边的问题，应该很难解决了。

一周後的星期六，我拜访古河面包店。

「真的辛苦你们了。」

店里只有早苗一个人当值。跟上星期临时休息时一样，完全没有人气。早苗一回来，店也变得清闲了。

「来，这是薪水。还有冈崎的份。还有渚的。」

早苗给我们三人茶色的信封。

我打开一看，吓了一跳，比最初约定的金额多了很多。我不由自主看向朋也，朋也也很吃惊，渚也是。

「那个，早苗，金额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就是那样。」早苗笑了笑。

「是奖金。因为有临时收入，所以就分点给大家了。」

「临时……收入？」

「是，秋生在庭院挖掘到金矿了。」

——大叔为了隐瞒古河面包店生意大好的事实，随便编造了个借口。

早苗的笑脸上完全不存在疑惑，看来真的相信那破绽百出的谎言。

「所以，请别客气收下。这是大家工作该得的。」

「呼丶啊……」

我信封中放着的，刚好是7万块。

刚好足够支付摩托车的修理费。而阳平收集瓶子换来的一百五十块，就当成零花钱使用吧。

「朋也，你有多少？」

「七万块。跟你一样。」

「七万吗……跟椋买套一样的衣服吧。」

「……你说得可真够不以为然。」

「你们两个工作也很勤奋呢。」

早苗对正小声争吵的我和朋也说出赞赏的话。

「藤林很受孩子们欢迎呢，大家都说想再见杏老师。」

「是吗……」

有点不好意思。

被称为杏老师的确很高兴……但我还不够资格。因为顺利而得意忘形的小鬼而已。

我没资格取笑朋也，因为我自己也不过是个小鬼。

如果以成为老师丶保育员为目标的话——能问心无愧地被人称为「杏老师」，一定要更加成熟。

「而且孩子的父母也赞扬你呢。」

早苗还在继续说着。

「他们说孩子都喜欢学习了，大家都很高兴呢。」

「……啊？」

我歪着脑袋，我不记得自己有教导多少东西。

「父母们说，孩子们经常拿着学习工具呢，连玩的时候都在书包中放很多字典呢。」

「……呜呃。」

脸上是血气尽失的感觉。朋也跟渚也吃惊地看着我。

字典——我的确是拿着到处跑，当然不是为了学习。

(糟糕……孩子们学到不好的习惯了……)

距离「杏老师」的道路，还远着呢。

第二幕

一片一片，我全神贯注地摘下花瓣。

喜欢。

讨厌。

喜欢。

讨厌。

喜欢。

讨厌。

喜欢……

讨厌。

只有两个答案的、非常简单的占卜。

只有两个结果的、非常残酷的想法。

冈崎朋也、我喜欢你。

冈崎朋也、你也能喜欢我吗……？

※※※※※

他的手捉住我的瞬间，我心脏猛烈鼓动。

梅雨天刚过去，天气有点闷热的一天。刚放学的教室中，春原拿着水气球进来让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我的脸瞬间热起来。

「喂，春原，别把藤林牵扯进来。」

冈崎的声音自头上、我身边传来，心跳再次加剧。感受到身边的他的体温，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哇，冈崎最近变得好正派啊。真无聊。」

「什麼啊。」

「跟那些家伙举行快乐的茶会，把你的尖牙都拔光了吧。」

春原搞怪的声音，越飘越远。我完全没听进去。

我为了避开春原硬塞过来的水气球，想要转身，却被站在背後的冈崎抱个满怀。

「春原，难道你也想被邀请吗？」

「乱说！」

冈崎最近经常跟我一起吃午饭。那是我鼓起勇气邀请他……不然——

喀喇！教室门扉打开了。就像子弹穿过玻璃一样，整个教室都震动了。

然後，「哼」一声，熟悉的飞翔声响起——

「呜哇啊！！」

伴随着硬物敲击的声音，春原夸张地往後倒去。

「你们！对我家妹妹干嘛！」

一听到那声音就明白了。是姐姐。

比我这种人更加可靠，隔壁班级的班长、气势如虹地踏进了教室。

「朋也！你也是！」

「跟我无关。我想要帮助她的，别误会了，杏。」

心脏还在狂跳。但不是期待而是往下沉……这次我有点不开心了。

杏——朋也——

姐姐跟冈崎。

他们从认识那刻开始就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

「别说借口了，快但放开我妹妹。」

我是妹妹。藤林、藤林椋。

「椋，没事吧？」

称呼我名字的是姐姐——藤林杏。

「呃，嗯。」

往双腿注入力量，我想要离开冈崎。而支撑着我的他的手也悄然……缩开了。

「……」

「椋！你的脸好红！是不是他对你做了奇怪的举动？」

「呃，不。」

姐姐的手代替冈崎，扶住我的手臂。虽然跟男生的手相比比较小，但非常有力、温暖、温柔……

离开我身边的冈崎，不高兴地看着姐姐。

「喂，杏，你要把救命恩人当成怪物吗？」

「肯定是冈崎目朋也科的珍兽。」

「那你就是能自由操纵辞典回力刀的珍兽猎人了。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原始人。」

「哎呀，你这样称赞我啊。看来想让我马上杀了你呢。」

「……今天的猎物只有春原就满足了吧。」

就像是一开始就分配好似的，他们进行着快乐的会话。虽然他们不是真的针锋相对——

「那个！」

回过神来，不是其他人，而是我插入他们的讨论中。姐姐跟冈崎朋也也有点吃惊地看着我。

我慌忙开始本来就必须做的事情——说明情况。

「冈崎看到我快要跌倒才过来扶着我，他真的只是帮助我。谢……谢谢你。」

说到一半，我转向冈崎，不由自主地鞠躬。

「啊，嗯。别在意，做错的是春原。」

——最近姐姐（虽然是勉强要求）把冈崎喊来，让我跟他说话的机会增多，所以我开始明白一点。

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那样说话了。

这种细微的发现真的让我沉浸在幸福中……

「你看，知道了吧，杏？」

冈崎马上回到跟姐姐的对话中。

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他看着我的时间，只是一瞬。

「既然椋也这麼说，就是事实了。」

比对着我跟他的脸，姐姐稍稍朝我点头，然後以冈崎看不到的角度，嘴巴动了动，像说「太好了」。

「……」

我红着脸低下头，心底却非常不安。

姐姐总是为了我着想，担心我。

但我却……

「呀啊啊啊~~~！！」

突然地板传来叫喊声，我吓了一跳，身子一缩。

春原叫喊着站起来，朝着我们想要丢出刚才一直玩的水气球。

「危险！」

姐姐快速转身挡在我前面。

但春原肯定只是想吓吓姐姐，因为水气球一直用橡皮扣扣在他手上。

「呀啊啊啊！」

虽然很有气势，但肯定只是做做样子——

「啊！」

「呃？」

投掷水气球的春原的声音跟姐姐哑然的声音重合。

「……！！」

从我的角度刚好看到缠在春原手指上的扣子瞬间松脱。

「危险——」

冈崎大喊，身体也动起来。

「……！」

姐姐想要移动，但不行。

因为姐姐的背後还站着一个我……

那真的是瞬间的事情。

就算水气球打中了姐姐的头，只要气球不破事态也不会那麽严重……

啪唰。

伴随着破裂声，一滴冷水溅到了我脸颊上。

※※※※※

第二天早上，走出家门的时候，姐姐用手捂着嘴巴。

「哈嚏！」

「没事吧？」

从起床後，姐姐的脸色就很差。现在还开始打喷嚏，我担心她会感冒——

「没事没事，昨晚什麽事都没有。」

姐姐做了一个必胜的手势，但在我看来她是在死撑。

「就是到现在你才那样，我更加担心……」

昨天一回家姐姐就洗澡了，水也是保持温热的。但果然穿着湿答答的衣服骑摩托车回家时不好的。

虽然我也明白不能把违反校规的摩托车放在那里一整晚……虽然现在是初夏时节，可是傍晚入夜时分空气还是很冷的。

这样想着的我神色有点晦暗吧，姐姐像是「拿你没办法」地微笑着，然後靠过来。抱住我的头，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

「椋真的不需要内疚，全部都是阳平那家伙的错。」

「嗯……」

「谢谢你担心我，椋，我真的没事。」

她的吐息有点热……果然是错觉吧。

「那我先走了。」

姐姐轻轻地举起手，往摩托车停放处走去。今天我想跟她一起坐公车上学。虽然这样说会比较好……

「……呼。」

看着姐姐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叹息。

如果昨天不是为了帮助我，也许姐姐就不会弄得全身湿透了……

跟阶级分别，我一个人坐公车到学校，直直地走向自己的教室。

虽然担心应该比我先到的姐姐，但如果我出现在她的班级，她肯定会说「别担心太多了」，然後让我回自己教室去，所以我放弃了。

「……呼。」

在位置上落座，我又自然而然地叹息。这种时候，我都会为我们不同班而担心不已。

某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哟。」

「啊，早上好。」

回头一看，是冈崎。平常多是开始上课才会出现的人，今天似乎特意提早上学了。

「昨天真是灾难啊。」

「啊，不，我没事……」

我小声说。全靠姐姐，我一点都没弄湿……

「嗯，杏情况如何？没有不舒服吧？」

嗵咚。

跟昨天一样，我的心又沉下去了。

非常细微，谁也听不到的声音……

「——她自己说没事。」

比起自己，现在姐姐——对，就像说给自己听似的，我抬起头说。

「她可是从头湿到脚你。」

我含糊其辞，冈崎好像发现了。他担忧地皱着眉……因为对方是姐姐吧？

我视线在教室内来回转着，寻找另一个当事人。

「春原没事吧？」

「他经常都逃课，别管他。那家伙的生命力比杏强几万倍呢。」

「呼。」

我想起昨天放学後，姐姐边甩着湿淋淋的头发，边对春原又踢又打，甚至把他倒掉起来的情景。

也许因为是好友所以不担心吗，还是因为一直都这样呢……应该两者都有吧。总觉得冈崎不太担心春原。

他担心的到底是——

「今天放学後，演剧部要集合。你通知杏吧，不过如果她觉得不舒服就回家休息吧。」

「啊……是。」

有了冈崎给我的留言，我就有去看姐姐的理由——应该是那样的，但我却没有站起来。

※※※※※

午休铃声响起的同时，姐姐从自己的教室那边走来了。

「大家好，今天也跟我一起吃午饭。」

虽然语气轻松，但隐含着平常那种命令似的强势口吻，让我忍不住想对冈崎道歉了。

今天她也会抓住冈崎的衣襟，不让他逃吧——

「呜哇啊！？」

「……啊？」

姐姐抓住的是隔壁的春原——的头发。春原趴在桌子上，姐姐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然後拉起他的头颅。应该很痛吧……

冈崎也以为姐姐会对他说话，现在却看到她采取别的行动而吃惊。眼睛都瞪圆了。

「喂喂，杏你干什麼？」

「对不起，我误以为这个是你。」

姐姐猛然放开手。因此悬在半空的春原的头，猛然掉在桌面上。

「啪咕！？」

……喀嗒，闷重的声音响起，他没事吧。

啊，行了。

「你突然干什麽啊，想杀死我吗！？」

「哎呀，我只是想让你舒舒服服地长眠下去。虽然你要睡觉是你的自由，但我不能让椋被人责备。」

的确，每次冈崎和春原有什麽问题，身为班长的我都会被老师责备。

「你也别妨碍人家的睡眠啊！」

「你忘记自己昨天多我做过什麽了吗？干洗制服的费用就用拧耳朵来偿还吧？」

「对不起，很抱歉，我真的不是恶意的，请原谅我。」

春原拼命鞠躬低头，姐姐挽着手，挺起胸膛，面无表情地听着。虽然跟平常没什麽两样，但……

真的是搞错了吗？

我们跟冈崎三人移动到中庭，姐姐心情始终大好。

「来来，你们要好好相处。」

「你说什麽啊。」

在摊开的便当面前，姐姐对冈崎说出了奇怪的话……

交换了一个奇怪的眼神，我和冈崎开始吃便当。我先吃菠菜，冈崎先吃煎蛋。

但煎蛋刚放入嘴里，冈崎脸色就一变，赶忙吞下去。

「咦？」

「今天的煎蛋……」

「是我做的，怎麽了？」

冈崎把自己夹的另一块煎蛋递给姐姐。

「嗯。」

「什麽啊？」

「别问，你吃吃看。」

「啊？」

姐姐一脸不解地把煎蛋放入口中……就像是互相喂食的样子，让我有点羡慕——

「嗯……呃。」

姐姐的神情渐渐变得奇怪。她说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话。

「难道把砂糖跟盐搞错了？」

「呃？」

只有姐姐才会作出类似漫画的乌龙事——这麽想着，我夹起一块煎蛋吃。

……真的很奇怪，原本该是甜的煎蛋却变得黏黏的。

「……这不是盐，是栗粉？」

「不可能吧。」

听到我的呢喃，冈崎深深地叹息。姐姐想要掩饰尴尬似的，慌忙夹起一个迷你汉堡。

「哎呀，总会有这样的日子啦。——嗯，这个可以吃哦。」

嚼着迷你汉堡，姐姐笑着说，总觉得她跟平常不同。虽然平常做菜也不算完美，但也不至於犯这种低等错误……

「因为是冷冻食品吧？有能吃的菜比什麽都好。」

冈崎的视线凝固在放着米饭的便当盒上。

「这些饭没问题吧？」

「啊，那是我煮的。」

我不安地举起手。我能做的事情不过是淘米，启动电饭锅。

「……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什麼叫应该！那可是饱含椋爱情的米饭！」

「姐、姐姐！」

她突然说「爱情」，吓我一跳。当然，想着冈崎要吃这些饭菜，我很努力地做了……

「……」

冈崎好像什麼都听不到似的，咀嚼着米饭。呜呜，他是知道的，只是选择无视罢了。

姐姐也发现我的低落，突然紧紧握住我的手。

「明天再报复——不，明天以椋的料理为主。我负责帮忙。」

「呃、嗯。」

因为一直都没自信，所以总是让姐姐做饭。我做的总是失败，味道太恐怖了。

但是——

「……姐姐……」

「什麼。」

「一会儿到保健室测量一下体温。」

紧握着我的手的姐姐的手掌，热得都出汗了。

※※※※※

放学後，我跟始终坚持自己没事的姐姐一起到演剧部活动室来了。

跟预料一样，姐姐无视冈崎那「不舒服就回家休息」的劝告。结果页没有去保健室。

「早啊~~」

爽快地推开门，姐姐大声地打着招呼，冈崎跟渚也吃惊地回头。室内的人中，不觉得吃惊的大概只有穿着体操服开始做柔软体操的琴美吧。

「……为什麼要说早安啊，都已经放学了。」

「可惜！琴美，作为搞笑那是不错的，但要提高反应速度！」

「……搞笑的道路还很远，险阻重重啊。」

被姐姐拍拍肩膀，琴美一脸困惑。她会说那样的理由一半也许跟搞笑有关的……

「不过琴美~~你还是适合一些冷笑话呢，比如说想要你拉开胸口之类。」

「啊。」

……另一半也许是被比平常更加爽朗的姐姐吓到了。的确从琴美的服装师看不出来的，她本人身材很丰满。

「看吧看吧。」

「嗯~杏，希望你别碰奇怪的地方。」

「噗噗噗，噗呢噗呢。」

被琴美抱住的姐姐，正进行着称之为肌肤之亲的强烈刺激联系方式……但从我的嘴巴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冈崎也发现姐姐的样子很古怪，他跟我说：

「喂，那家伙情绪很高涨，没事吧？」

「刚才还一直没事的。」

不止如此，她还开始咳嗽。身体明明不舒服还在逞强……

「琴美~~我是认真的。」

「呼……呼啊，呼啊。」

「喂喂，别再刺激琴美了。」

看不下去的冈崎慌忙跑到她们那边，把两人拉开。也许被姐姐抱了这麽久吧，琴美满脸通红。

「啊，朋也你真是的，你要破坏我跟琴美的关系吗？」

「你…你那样的言行被後辈的女生或者春原看到，她们会兴奋得睡不着。」

姐姐很受低年级同学的欢迎……有很多女生如果像琴美那样被姐姐抱着肯定开心地魂都掉了。至於春原我就不太明白了。

但姐姐一听到春原的名字，表情就变得危险。

「阳平~~！？」

刚才呼唤琴美的名字时，声音很是甜腻。如果将之比喻为天使，那麽现在就像是从地狱地层爬出来的恶魔了……琴美不由自主牵着我的手，害怕得眼眶含泪。

「那蠢材以为一个水气球就能打败我藤林杏大人？」

「水……气球？」琴美感兴趣地看向我。

「就像很流行的摇摇那样的东西。」

「摇摇……利用伽利略力学惯性制造出来的圆形玩具？」

「应该是吧。」

琴美说的话有时候很难理解，但说明後续情况是蛮有趣的。

因为渚也过来这边了，所以我就对她们讲解：

「昨天春原用那东西丢姐姐了。」

「呃？没事吧？」

冈崎似乎没提起过这件事，渚担心地看着姐姐。

「她本人说没问题，但那时候水气球都破了。」

「湿答答的很冷呢。」

琴美想像着昨天的状态，眉头皱起来。我点头。

「今天早上她脸色就很差了，我觉得她有点发烧吧……」

说到这里，我们一起看向姐姐，姐姐正捉着冈崎抱怨着什麼。

「朋也，你啊……」

「什麼啊？」

姐姐那白皙细长的手指戳着冈崎的脸颊。挺直腰背的姐姐的脸颊贴着冈崎的脸颊……太近了，太接近了吧！？

「喂？杏？你怎麽了？」

「明明长得那麽帅，真的太浪费了。」

「你说什麼啊！？放开我。」

「啊嗯。」

……呼。

全靠冈崎慌忙退後一步，那紧贴的状态平安解除了。……虽然好像听到什麼奇怪的声音。

「太奇怪了，你是怎麽了？」

冈崎大叫，我们也一致点头。平常的姐姐，即使会跟男孩子玩也不会那样……色迷迷地贴着人家。

「我没事！没事！听到没有！你看！」

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的姐姐视线转了转，突然发现了什麼似的双眼放光。她走到杂物堆前，伸手到一个纸箱中翻找。

「锵锵！」

……姐姐骄傲地拿出来的是之前琴美找到的魔法少女权杖。粉红色的柄子和心形的尖端，上头还点缀着大量的星星、宝石类物体，很可爱的玩具……

姐姐把权杖高举在头上，然後表情严肃地说：

「变身！」

「啊？」

「啪啦啪啦啪啦丶嘎嘎嘎嘎嘎~~~」

「呃丶呃呃？」

冈崎丶我都双目圆瞪地看着姐姐。其他人也被吓呆了，寂然无声。

姐姐没有理会我们，继续吟唱着不知所以的咒文，身体咕噜咕噜旋转着。

「最喜欢鱼——」

「喂，杏，恢复正常！」

率先回过神来的冈崎捉住权杖的柄子，阻止了姐姐旋转下去。

「讨厌，人家在变身啊。」

「你是小孩子吗！真是太奇怪了！」

「什麼啊？」

「你平常绝对不会这样的。」

冈崎叫着，我们一致点头。这时候——

「哟……你们在干什麼啊？」

门扉被打开，走进来的是春原。

……太好了，如果姐姐刚才的样子被春原看到了，她一定会超级後悔。

正当我这麼想着，姐姐迅步冲到春原身边，张开手臂，满脸笑容。

「阳平。」

「什丶什麼啊。」

「我们去约会吧。」

「……啊？」

除了平常绝对不会有的欢迎举动，竟然还说约会……春原肯定被吓得不轻了。

「什麼什麼什麼！？你有什麼企图？」

「别说什麼企图嘛，太难听了。只是阳平你经常照顾我——」

把手指放在唇上，身体稍微弯曲的姐姐严重……有一点媚意。

「我要答谢你啊。」

「呜哇啊啊啊啊！？」

嘶嘶嘶嘶嘶嘶丶春原往後退。他身体僵硬地一直退到墙壁边沿，然後贴着墙壁移动，原来他的身手那麼敏捷。

就这样，春原顺利移动到冈崎所在位置，泫然欲泣地问：

「冈崎！？杏那家伙好奇怪！发生什麼事了？」

「说起来很长篇……看来是感冒发烧导致的。」

「只是这样吗！」

「说到底都是你的错。」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原谅我吧。」

虽然不知道他跟谁道歉，但春原已经跪下来直磕头了。……被姐姐压迫经验太多，所以才会那麼害怕吧。

「呀哈哈哈哈哈！」

……至於姐姐，还是拿着魔法少女的权杖转动着。她很喜欢那东西吧？

「某种含义上，比平常的杏更恐怖。」

春原没必要那麽害怕……的确平常的姐姐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她这样的一面。

因为姐姐真的是很可爱、坦率的人——

她单手叉腰，另一手握住魔法权杖，直指着春原，然後大声呵斥：

「你们！经常趁我不在的时候，让椋觉得困扰！」

「呃……」

突然在说什麽呢。

经常维护我的姐姐。昨天的事情完全让我感受到姐姐的炽热感情……

「我啊，我呢……」

很辛苦？不舒服？

「不然我就要教训你们！」

说着，她提起一只脚，摆出一个可爱的姿势，然後全身没力地静下来。周围的人都屏息了。

「真是的。」

比所有人都快一步反应的冈崎，跑向姐姐。然後——

「！？」

冈崎把手放在姐姐额头上。然後把手放回自己额头上，像在测试热度似的……

「果然发烧了。」

「……是吗？」

姐姐别开脸，脸色会变红是害羞……吧。刚才那奇怪的举动就像做梦一样。

拿着魔法权杖的手也无力地垂下……

「别逞强了，快点回去。」

「我、我都说没事了——啊！」

喀嗒，姐姐突然全身无力地跪下来。整个人坐在地板上。

「姐姐！？」

「没、没事的！我没事！」

我不由自主大叫着跑过去，姐姐没看我，直接回答。

「因为朋也突然做出奇怪的事情，吓到我了。放心，我没事。」

「……」

姐姐不止是脸颊，连耳朵都通红了……

「别说奇怪的话。就是因为你这样我才担心。」

冈崎无奈地抱着脑袋，姐姐脸颊越来越红，低下头。

「你不用……担心我的，我没事。」

「怎麽可能不管你。能站起来吗？」

「现在……不行，别管我，让我休息一下就好。」

姐姐的脚轻轻颤抖。因为发烧而引起的发冷吧，也许她病情比想像中严重。

「冈崎。」

发现这件事，我看向朋也说。

「什麽？」

「你能把姐姐运到保健室吗？」

「什麽！！」

最先反应的是姐姐。她抬头看着我，非常慌张。

「你说什麽啊，椋！我、我都说了……没事了。」

「……呼。」

冈崎看着我，然後看看姐姐，叹息着挠挠头。

「大家先开始练习吧。我要把这逞强的家伙送到保健室。」

听到他的话，站在附近的渚也点头同意。

「是啊……那最好。」

「不不，连渚都这麽说，我——」

「你已经说了很多次没事了。」

说完，冈崎伸手扶着姐姐的背部和脚部——把她抱起来了。所谓的公主抱。

「呃！？」

虽然明白姐姐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到了，但那不是惨叫……

「喂，等一下，放我下来，朋也！」

「不行，不这样做的话，你肯定不愿意到保健室去。」

「呃、呜……」

姐姐不情愿地看着我。但是我没说什麽，我只是担心姐姐的身体。

「而且不能再让你变成魔法少女。」

「你说什麽？」

「连自己的失态都不记得，病情严重。」

「现在这状态才叫失态！」

姐姐大叫着，在冈崎怀中手脚并用地挣扎。她手上还拿着权杖呢……应该是没留意到吧。

「别动，蠢材——好。」

「咦！？」

也许想要调整姿势吧，冈崎把姐姐举起来。姐姐完全被纳入他的胸怀中，人也沉默下来了。

「……」

「好，我们走了。」

「好，拜托了。」

回答的人是我。

目送他们的人也是我。

最不想这样的人也是我……

虽然非常担心姐姐，但是……

※※※※※

因为比起我，冈崎更担心姐姐。

冈崎朋也，我喜欢你。

冈崎朋也，你——

你喜欢谁呢？

※※※※※

即使到了第二天，姐姐的热度还是没退下去。

到了上学时间，我制止了想要起床的姐姐，让她躺回床上。

「不可以的，姐姐，你要好好休息。」

「我都说没事了。我又不是柔软得一碰就碎。」

姐姐笑着说，但笑容中透露出一股虚弱。眼珠湿润，脸色一片潮红。而且如果是平常，姐姐不会被我轻轻一压就倒回床上的。

「看，我不在的话，朋也和阳平都会无法无天了。」

姐姐这样说着，又想要起来——

「不行！」

我的声量不由自主提高了。

姐姐神色震惊地眨了眨眼。……我也被自己吓到了。

「……」

「……」

「……无论如何都不行。」

「不行，绝对安静。在退烧之前乖乖呆着。」

心底涌上一阵想哭一般的刺痛感，终於说服了姐姐。一会儿强悍，一会儿脆弱，也许我身体有点不妥。

不希望姐姐勉强自己是真的。

担心姐姐也是真的。

无法放心她一个人也是真的……

「……嗯。」

互视一会儿後，姐姐点点头，躺回床上。

「我知道了，今天就听椋的话。」

松一口气之余，心底始终有股莫名的不安。我伸手紧紧握住自己制服的衣襟。

「但……」

因为是姐妹，所以担心对方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是家人，希望对方能健康也是理所当然的。

「代替我跟大家打声招呼，让他们别担心。」

「……嗯。」

想到姐姐所说的「大家」是，首先浮现在脑海的人是——不是渚、不是琴美，是那个男生。

「啊，对了。」

姐姐用毛巾被半遮着脸，开玩笑地说：

「午休时要跟朋也一起吃饭，两人单独吃饭就等同於宣告彼此是恋人了。生米煮成熟饭。」

※※※※※

「结果也是休息吗？」

「是……」

我把姐姐的情况转告上学来的冈崎。当然生米煮成熟饭之类的话不会告诉他。

「应该称之为妖怪霍乱吧，原来杏也是人类呢。」

「……」

猛地回过神，发现自己呆呆地盯着他。

一开始我认为他是难以接近的男生。是不擅长与人相处吧，还是怯懦呢。

「只要她不乱飞辞典，安静一下也好。」

他跟姐姐能平等对话，真的吓我一跳。我不由得想姐姐真厉害。

「她平常那麽活跃，现在能忍受得来养病的安静吗？」

不知何时，我的视线开始追随他的身影了……

「……藤林？」

大家一起吃饭，今天也许还是两人单独……

「喂，藤林？」

两个人一起吃饭，两个人一起……

「喂，藤林！」

「啊，是！？」

——看到朋也那张窥探凑近的脸，我心跳不由得加速。冈崎担心地问：

「没事吧？别说连你都感冒了，而且还喜欢逞强装没事。」

「没事！我很好。」

对，我没事。

只是无法跟做出跟姐姐一样的举动……而已。

只是无法跟冈崎轻松地对话，轻松地说「一起吃饭吧」之类的话。

那是我的性格，也是跟姐姐绝对不同的地方……

「……」

「……」

想要召唤提继续对话，沉默中——宣告下堂课来临的铃声响起了。

虽然班级不同，但姐姐经常会过来我们的教室。

来看看我的情况，跟冈崎聊聊天，殴打一下春原。

那习以为常的光景，今天看不到了。因为姐姐养病中，那是当然的……

「……」

奇怪的感觉。仔细想来，一年前我是怎麽也想像不到今天这样的光景。但现在却已经习以为常。

姐姐在，冈崎他们在，最近还有演剧部的成员——

「什麽，杏休息？难道我想了那麽多对策。」

教室一角传来悔恨的声音。是迟到很多才来上课的春原，他对撑着脸颊的冈崎口沫横飞地说着话。

「如果把她昨天的丑态用录像机拍摄下来，以後跟她对立时一定会站在优势位置。」

「到时候你肯定死得更惨。」

「请你原谅我吧，对不起。」

跟平常一样的互动，只是姐姐本人……不在。

【午休时要跟朋也一起吃饭，两人单独吃饭就等同於宣告彼此是恋人了。生米煮成熟饭。】

「……」

我站起来……结果没踏出一步，又坐回位子上。

明明姐姐不在……我却无法跟他冈崎……说话。

他迟到丶忘记上交功课时，老师拜托我提醒冈崎，也是班长的责任……

但连这种事——

「朋也！别让椋为难了！快点交作业！」

「为什麽隔壁班的你要来催促我啊！」

连这种事都是姐姐为我代劳。

「哎呀，原来冈崎是喜欢让女生为难的小气男生啊？」

「呃…这跟小气不小气没关系吧。我没有欺负人，我只是没交功课，不用说得那麽严重吧。」

「因为你们是同班同学。椋看到大家都交了作业就会很高兴吧？」

「呃、嗯。」

「——啊！真是的，知道了！还有纸吧？我的作业用纸都丢掉了。」

「啊，是，我有准备。」

「真是让人毫无办法的男人呢~~」

「烦死了——藤林，写在这里吧？」

「是，没错——」

「……」

姐姐跟冈崎之间，无论什麽话题都能聊得开心，我也能自然而然地加入讨论。但是现在姐姐不在……

「……」

在我想着要怎麽办才好的时候，上课铃又响了。

结果还没跟冈崎说过一句话就到午休了。

「……呼。」

对於自己的胆怯没用，我不由得感叹。

书桌上放着两份便当——是我做的，给自己和冈崎的便当。

……虽然说必须躺着休息，但姐姐还是亲自到厨房给了我很多建议，味道应该没问题的。没有搞错盐跟糖。

但是我不能把姐姐带到学校来。是我让她好好休息的。

【午休时要跟朋也一起吃饭，两人单独吃饭就等同於宣告彼此是恋人了。生米煮成熟饭。】

「呜呜……都是因为姐姐说了多余的话，让我更紧张。」

装作如无其事地说「一起吃饭」就好了，但我却做不来。这样下去我根本离不开自己的位置，午休很快就过去了。

「呜呜呜呜！」

看着便当盒，我一个人抱头烦恼——

「啊。」

「来！」

冈崎突然来到我身边。

「啊……以防万一，我来问一下。」

「什什什什麽事？」

「……那是我的便当吗？」

「啊，是！就是这个！」

我把包装打开了的便当盒递给他，冈崎露出松一口气的表情。

「是吗。因为都习惯了，幸好我没自己去买。」

「对不起，我应该早点交给你的。」

「杏不在，那也没办法。」

对，没办法。

只有我跟冈崎是没办法的。

所以——

「那、那……」

我吧便当递给他，很慌张地站起来。尽管没有目的地，但我打算一个人找个地方吃午饭。

「啊，藤林。」

「是。」

他一说，我停下脚步。冈崎一脸苦笑的无奈表情。

「——一起吃午饭吧？」

自己无法说出口的话，他却爽脆地说出来了。

午休的中庭，意想不到地人烟稀少。

大家都在食堂或者教室吃饭，除了我们只有几个人坐在草地、树荫下吃饭。

不止是姐姐，牡丹——姐姐的宠物野猪今天也没来学校。也许是喜欢冈崎吧，除了午休，牡丹经常来学校……果然是跟我不亲呢，没办法。

覆盖在草地上的垫子上，只坐着我跟冈崎。

虽然说只有两个人，但并不代表我们面对面坐或者肩并肩坐。跟姐姐在时一样，自然落座。

「今天的饭菜是藤林做的？」

「啊，是的！不过姐姐有在旁边监督着，味道没问题的！」

「那家伙生病了还乱跑……啊，不，藤林不会总是失败的。」

「呃……」

虽然他说的话满过分的，但说的都是事实，我不认为他需要道歉。原本我做菜就不如姐姐……

「杏那家伙真的很能吃的。」

啪嗒，我拿筷子的手停下来。

「所以我也把一份便当留在家里给姐姐了。」

「是吗，那就好。」

睡醒了，有食欲的话，姐姐一定会吃的……

「打个电话回去吧？」

「啊，不用了，她也没病到那种程度。」

「但是我担心她，如果烧还没退下来怎麼办呢？」

「藤林你真爱担心呢。」

被朋也取笑了。

但是最先担心姐姐的人……是冈崎吧。

「一直健康的家伙竟然发烧，实在太罕见，你担心也不奇怪。」

「是……」

「虽然生病的原因是春原造成的，不过也真搞笑——想不到她那麼脆弱呢。春原那家伙也有打败杏的一天呢。」

「嗯……」

【午休时要跟朋也一起吃饭，两人单独吃饭就等同於宣告彼此是恋人了。生米煮成熟饭。】

冈崎说的每句话，都跟姐姐相关。

我只能暧昧地回答。

「……」

「……」

「咦？」

「呃。」

「那不是牡丹吗？」

「呃？」

冈崎叫了一声，我抬起头，发现一直野猪在植物丛下走出来，看着我们。

「啊，真的。」

来了……有点意外的感觉。因为姐姐在家里，牡丹应该会一直呆在她身边。

「喂，过来吧？还有饭哦。」

冈崎夹起腌萝卜，递向牡丹那边。

但是牡丹……

「……噗劈。」

喀沙喀沙地在树丛中摇晃着，以屁股对着我们。

「什麼，不吃吗？」

「……」

牡丹就这样回到植物丛深处了。

直到牡丹的身影消失不见，冈崎才低声说：

「杏不在果然不行呢。」

——嗯，也许吧，没错。

姐姐不在的话，果然不行……

※※※※※

放学後，我很快回家了。

因为姐姐不在，所以演剧部也休息了。尽管部长是渚，但是因为姐姐不在、无法教训捣乱练习的春原，活动没办法顺利开始……

一走进家门，我就往姐姐的寝室走去。轻轻敲了敲门後，听到一声小小的「请进」。

确认姐姐没有睡着後，我打开门。

「姐姐，感觉如何？」

我边说边走进去，姐姐刚好坐了下来。

「好很多了，只是觉得无聊。」

话是这麽说，她的脸上还不是太好。从她没说「已经治好了」「退烧了」来看，也许身体还很不舒服吧。尽管她死撑着，但也只能说出「好很多了」的话。

「——我给你拿几本漫画吧？」

「我房间也有，看腻了。比起这个，」那张有点狡猾的笑脸，让我仿佛看到平常的姐姐，「你跟朋也的亲昵午餐时光，怎样了？」

「亲昵……」

完全没有那种气氛，结果我跟他只是沉默地把东西吃完罢了。放学之後也完全没说上话。

看到我垂下头，姐姐也许也察觉到什麼了吧，叹息了一下。她的神态有点疲倦，无法隐藏身体的不适。

「嗯，不积极进攻不行啊，椋。你的劲敌多得是呢。」

「劲敌？」

「对，最近那个学生会会长候选人不是经常来找朋也吗？」

「啊。」

我想起那个长发飘飘，身材完美的帅气後辈。她名字好像叫阪上，阪上智代。

「但是阪上和春原关系不好吧？」

「你看到我打压阳平，会觉得我们关系好？」

会——说出这句话会被姐姐骂的，所以我只是暧昧地笑了笑。

「反正都是那女生单方面欺负春原吧？如果那女生不是这样，而是擅自跟朋也接触，我是绝对不允许。」

「不允许，姐姐好像冈崎的经理人呢。」

「那是为了你。」

……如果我忍不住笑出来，就会惹怒姐姐。她是病人，不能让她过度兴奋。

「总之我看来，那人的目标是朋也。还有琴美，虽然看上去呆呆的，但也想留在朋也身边。」

「他们是青梅竹马啦。」

「所以才特别危险吧！听着，椋，青梅竹马这个身份就是一个优势了！」

「是，是吗？」

「没错！」

姐姐伸出食指，戳着我的额头。

「淡淡的初恋，因为久别重逢而热烈燃烧！这是经常都有的！」

「是姐姐你喜欢那种故事吧。」

「我说，别说到我这边来！」

……我又惹她生气了。

「而且，你还有渚这个劲敌呢。」

「……」

「那朋也会亲自说帮忙社团搞活动，真让人难以置信。虽然我知道渚是好人，所以朋也想帮助她也不足为奇。」

其实姐姐自己也帮助渚。我也是。

但是——

但是姐姐真的经常注意冈崎呢。

虽然那肯定、真的是为了我……

※※※※※

一张一张，倾注全神地区占卜。

喜欢。

讨厌。

喜欢。

讨厌。

喜欢。

讨厌。

喜欢……

只有两个答案的、非常简单的占卜。

只有一个结果的，恐怖得让人不忍目睹的未来。

洗牌的手指，突然停下来。

洗不出最後一张。

窗口洒下来的夕阳余晖，映射着我的手指、扑克和书桌，拉出长长的黑影。

放学後，我一个人留在教室。姐姐今天还是休息，冈崎和春原跑到某处去玩了。

今天我完全没跟冈崎说上话。

早上、午休。放学後，一直都——

唯一能说的话题就是姐姐的身体情况。

「……呼！」

并不是特意寻找什麼答案。只是想要转换心情所以才开始占卜……

没有，答案。

「……不！」

我想要什麼答案呢？

我把摊放在桌面上的扑克叠起来。

每一张扑克都有其意思，能把其中一张抽出来，肯定是有理由的。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但现在……

我无法从乱糟糟摊放的扑克上读取什麼。

因为一直呆在教室消磨时间也不是办法，因此我离开了学校。

本来担心姐姐的身体应该早点回家才对……

「别担心我，用心跟朋也相处！」

她这样骂我，所以好几天我都迟些回家。

……虽然完全没有成果。

「呼。」

到达公交站时，我忍不住叹息了。已经是今天的第几次叹息呢。

在这里等待回程公车、乘车、到家、照顾姐姐、准备明天的便当，第二天上学——

在淡然无味的重复生活中，如果能跟冈崎一点一点地拉近距离就好了。

然而我却做不到。

姐姐不在的时候，我连跟冈崎说话都说不好。

那……

「——咦？」

突然脚上传来什麼撞击的感觉，我低头一看——是牡丹。

「噗髣。」

「……怎麼了？你怎麼在这里？」

到学校一趟现在回家了？姐姐不是在家里休息着吗？

「噗髣，噗髣。」

……难道它是来找冈崎的……不可能吧。

「……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姐姐，她肯定会说‘牡丹，你也是椋的劲敌！？’。」

反正周边空无一人，我蹲下来跟牡丹说话。它很少主动靠近我呢。

「你也因为姐姐不在而苦恼吗？」

我朝它伸出手，牡丹身子一歪，闪过了。果然它不想让我摸或者抱呢。我不由得苦笑起来。

「果然姐姐不在就不行了。」

我明白的。

最近，我真的很明白。

班上的人也好，演剧部的人也好，我自己也好，冈崎——肯定也是。

大家都想让姐姐在身边。

「原来是那样。」

我知道刚才的占卜为什麽总找不到答案。

其实根本就没有答案。

我不想找到答案。

「噗劈。」

牡丹用鼻子蹭了蹭我的膝盖。

讨厌被我触摸，自己亲近我却没事，真奇怪。正当我这样想着，它突然咬住了我的裙子边沿。

「噗，噗劈。」

做完想拉走我的动作，牡丹放开了裙摆。我以为它会拐右，它却沿着大路往前跑去。

「呃，喂？你去哪里啊？」

我扬声问，牡丹停住。回头看着我。

「噗劈。」

「……你让我跟着来吗？」

「噗劈。」

「……」

公车很快就来了。虽然走路也能回家，但这麽晚了，我不能让牡丹独自留在外头。

※※※※※

牡丹离开商店街，往住宅区方向跑去。

夕阳渐渐靠近地平线。原本橙色的天空，渐渐渗出淡紫色。

「噗噗。」

「喂，等我一下，好快……」

往前奔跑的牡丹似乎毫无疑虑、片刻不停地朝目的地进发……

「……」

果然是姐姐的宠物，这奇怪的时候我却莫名地感动起来。姐姐是那种一旦决定就不会疑惑的人。

「……」

我又怎样呢。

尽管对姐姐说了喜欢冈崎……

但却完全没有进展。

尽管姐姐拼命支援，但我自己却——

「噗劈。」

「呃、咦……」

牡丹停下来，看着我。

那是一家面包店，对面还有一座小公园——

「——我带你去吧？」

公园中，站立着一位熟悉的女生。

但女生身上的气息跟平常很不一样。

不是在演剧部时那乖巧、客气的态度——

而是堂堂正正、毫不疑惑的样子——

女生转向我，仿佛朝我伸出救助之手一般——

「这个小镇的许愿地。」

渚这样对我宣告。

「……咦？」

也许是发现不妥了吧，渚眨了眨眼睛。这个动作让我觉得平常的渚回来了。

「有只猪呢。」

……看来她发现的是牡丹。渚一脸兴奋地对停在公园前的牡丹招招手，让它过来。

於是牡丹——

於是牡丹叫了一声，後腿在地上一蹬。

「啊……渚快逃！」

「呃？啊，椋，你怎麽会在这里的？」

就在渚悠然地回答时，牡丹——

「噗咦咦咦咦！！」

朝渚的眼睛扑过去!

「呃丶呃呃！呀啊！？」

「渚！」

我跑过去，但来不及了。

渚被牡丹的冲击力扑到，跌坐在地面上。

一会儿後，我们两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

渚把牡丹抱在腿上，抚摸着说:

「原来你是追着它才来到这里的。」

「是，因为牡丹经常粘着姐姐……也许现在想找人跟它玩吧。」

看着一脸呆然，乖乖地被渚抱着的牡丹，我如斯想着。刚才那仿佛带领我跑的举动，也许不过是单纯的散步。

「对了，渚你在这里干什麽呢？」

「啊，呃，」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练习话剧。」

「啊，原来如此。」

听到她这样说，我知道她刚才那些话都是台词。许愿的地方——如果真的有就好了。

「我没有演戏的经验，演得很差吧？」

我摇摇头哦。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是演技呢。真的很逼真！请你拿出自信来！」

「是丶是吗？」

渚低下头，脸色一片殷红。牡丹不可思议地抬首看着她。

「真好……」

渚总是拼命地努力着——

反观我呢——

「冈崎也是那麽说的。」

噫咕。

心被波浪拍击的声音。

在姐姐和冈崎面前隐藏起来的声音。

「他说你是外行人所以只有努力了，不努力的话要怎麽办呢？冈崎真是严厉呢。」

渚状似困扰地笑着，我——有点羡慕她了。

我总是躲在姐姐背後看着冈崎……

渚是自己站到他面前。

「但全靠他，我才能鼓起勇气。没有冈崎，演剧部也无法复活了。」

嗵咕。

嗵咕嗵咕。

「我能坚持练习也全靠冈崎他们的支撑。」

嗵咕嗵咕嗵咕

胸口继续响起那声音。

那震动从胸口到喉咙、然後一直往眼瞳传去——

「呃……」

一颗一颗、豆大的泪珠悄然滚落。

比不上。

一点也比不上。

姐姐也好，渚也好……

因为我什麽都没做。

什麽都做不来。

这样的我，没资格喜欢冈崎。

甚至没有资格向他告白……

「怎、怎麽了，椋！」

看到突然哭起来的我，渚惊慌不已。牡丹也从她大腿上下来了。

「别哭了，看到椋你哭了，我也忍不住觉得悲伤了。」

能自由活动的渚，抱住我的身体。那肯定是她无意识的举动。因为她是善良的，有着可以不问原因安慰我的温厚心性。

相比之下，我却只会为自己的懒惰而哭泣……

「我很害怕。」

我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像孩子一样抽泣着。

「呃？」

「我很害怕，害怕得不得了。」

「……你在害怕什麽呢？」

「害怕见到结果。」

那是沉沦在我心底的想法。

一直都明白却又装作看不见的想法。

「只是普通占卜的话，答案马上就出来了，但是……」

我害怕向冈崎告白。

如果被拒绝了怎麽办？难得他跟姐姐交朋友了，这样又会变回普通同学了。不，也许他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

「如果占卜到自己不想要的答案，那时候……」

害怕了解他身边的人的心意。

阪上、琴美、渚……姐姐。

如果有人，比我更加更加喜欢他呢？

「承认这一点的话，现在的一切都改变了。」

冈崎、姐姐和我三个人吃的便当真的很美味。

在演剧部，大家笑着度过的日子很快乐。

但是——

「……一定会被破坏的。」

不是我跟冈崎，就算只有姐姐跟冈崎，他们也会过得很开心。

如果有人跟冈崎交往了，我没有自信能够笑着祝福他们。

「所以我不想改变，不希望改变。」

无论姐姐怎麼说，我都拖延告白的事情，避免把自己的心意暴露出来。

我结果……只是逃避。明知如此还是这样做。

「我害怕……改变。」

我边哭泣边说出来的话，肯定任性得可笑吧。

尽管这种意义不明的话会让渚迷惑……

我被她抱着，不断地哭泣。无法制止我那坏掉的心制造悲伤……

——我发现渚一直抚摸着我的头时，夕阳已经完全消失，四周陷入一片淡淡的黑暗中了。

「我明白你害怕改变的心情，因为我也曾经试过。」

「……呃？」

我抬头看她，渚只是温柔地微笑着。

「我一开始也害怕。决定到学校、决定重振演剧部时。」

「啊……」

想要复学的第一天——第一步踏上学校门前陡坡路的时候，很害怕。

初次跟冈崎见面时，他突然喊了我一声，我害怕。

决定重建演剧部时，非常不安。

渚数着手指，列举自己「害怕过」的事情。

「但大家都在我身边，冈崎，杏，还有椋也在我身边。」

「我们——」

「对！」

渚的声调中没有疑问。

「因此就算我觉得不安，也总会有办法。尽管无法忍耐到恐惧消失也没关系，就怀着害怕的心情往前走吧。」

「是……是吗？」

「嗯，因为你的背後，有最强的支援队伍。」

渚夸张的口吻，让我忘记了哭泣，不由自主舒了一口气。

的确只有冈崎和姐姐也不会害怕。

「谁也有害怕的事情。但是跟自己信任的人在一起，就算害怕也没关系。一起牵着手就能越过困难了！」

边说着，渚握住我的手，十指交握。

「椋觉得恐惧的时候，我会握住你的手。」

「但是……」

「没问题的。」

渚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

「因为大家都是好人，绝对不会悄悄放手。丸子家族肩并肩，构成最坚固的长城。」

※※※※※

我知道，对渚来说那句话肯定是最高级的比喻了。

喜欢。

喜欢。

喜欢。

喜欢。

喜欢。

无论抽多少张扑克，答案只有一个。

冈崎朋也，我喜欢你。

而同样的……我喜欢姐姐、喜欢大家——

「最喜欢。」

※※※※※

不久之後——闷热天气一扫而空，天空恢复晴朗，蝉开始鸣叫……

「这铁炮是魔法之枪，装上水……」

放学後的演剧部，春原还是拿出玩具到处玩。

「喷射到女生制服上会发生不可思议的现像！胸围会更加突出，能看到摇晃的幅度——」

「别乱说蠢话了！！」

嗵嘎！

「呜哇啊！？」

像电话薄那样大的辞典，直击春原的脸。能这样做的……

「阳~~~平~~？你还没受够惩罚吗？」

像要保护怯懦的琴美和渚那样，姐姐——藤林杏堂堂站立在春原面前。

「哟，杏……你恢复精神就好了。」

「嗯，托大家的福。我今天早上就来上课了，第一次跟重点出勤对像的阳平见面了。早・上・好！」

「好痛啊啊啊啊啊！？角、别用角摩擦我！」

姐姐用辞典的一角刮着春原的脸……好痛。

「完全复活了。」

我隔壁的冈崎笑着说。姐姐重新上学，他很高兴呢。

「……」

「嗯，怎麽了？」

「没有。」

我静静地盯着他的侧脸，朋也突然转过头来。

我一时慌忙别开了脸……但马上又转回去。

「只是觉得太好了。」

「嗯，是啊。」

「——又能三个人吃午饭了。」

今天午休时，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午饭了。後来春原闯进来想以水枪捣乱，被姐姐当场击败。

虽然对我的提议，冈崎觉得有点意外……

「既然藤林这麽说，没关系吧。」

「是。」

我开心地点点头。

我的心意还是没有传递给冈崎知道。

其他人也没什麽改变。

不是害怕改变。只是……

「锵锵！」

春原从姐姐的拷问中逃了出来，手上抱着一个盒子。

「呼呼……别以为自己胜利了。我今天可是有秘密策略。」

「那盒子是？」

「你们看吧！我的最佳选择！」

春原以大动作打开的盒子中……

「……啊？」

盒子中装着的是一套粉红色的衣服。还附有猫耳朵和尾巴。

「这是魔法少女的cos服装！你的弱点就是这个吧！」

「啊？」

姐姐一脸惊讶。也许姐姐不记得自己在活动室挥动魔法棒的事情吧。

「你其实很喜欢这种东西吧？我知道的。」

「——怎麽可能！！」

伴随着嗵嘎的一声巨响，姐姐完全施展筋骨发出一踢，春原整个人嵌入到黑板中。

「呜噗啊啊！？……为什麽？」

「老说些我不明白的话，太奇怪了！」

看来姐姐是完全不记得了，我跟冈崎交换了一个苦笑。

「运动能量以轴为中心旋转。不断维持运动状态下去。」

琴美不知何时拿出魔法棒旋转说。

「杏这个体重都放在单脚上所引发的能量，也会因为旋转而维持状态，给予阳平极大的伤害。」

「不用特意进行残忍的解说吧！反正这是她的绝技！」

没有拯救陷入黑板无法动弹的春原，冈崎举手问：

「琴美老师，如何让这种能量倍增呢？」

「住手！我真的会死的！」

大家都笑了。笑得最开心的当然是姐姐和冈崎。

「……」

胸口的鸣动声消失了。我能直视他们的笑脸。

虽然连占卜都无法预计以後会发生什麽事……

姐姐走过来，看着我。

「心情好像很好呢？」

「嗯……」

暧昧地回答着，姐姐身体凑过来，贴在我耳边说。

「你跟朋也之间发生什麽好事了？」

「怎麼说呢。」

发生了好事，但没有就是没用……

「嗯？」

姐姐疑惑地歪着头。

这种时刻、这种想法，绝对不会毫无意义。跟大家一起的回忆，是共有的。

因为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

「秘密哦。」

我把手指放在唇上，有点恶作剧地说。

「什麼啊，告诉我吧。」

「哈哈。」

对。你什麼时候告诉我呢，姐姐。

你对冈崎是怎样的感情。

因为我不是一无所觉的。

我知道除了冈崎外，没有别的男生能跟姐姐你关系那麼好了。

一直保护着我、鼓励我、讨厌所有男生的姐姐，是我唯一能让步的人。

因为他肯定会喜欢我。

喜欢。

喜欢。

好喜欢。

冈崎朋也，我们能遇到你，真的很幸福。

第三幕

「去学校食堂吧，食堂。」

——第四堂课的下课铃一响，一张看腻的脸就凑到我面前。

「你知道吗，冈崎，今天开始学校食堂推出新菜式，听说还卖奶油蛋糕呢。」

笑着邀请我去吃东西的家伙——小人物模样，无赖模样，下流模样的家伙，叫什麼名字来着……？

「别吃惊哦，菜单上有鸡肉和汉堡，甚至还有炸虾呢！」

我拼命想着眼前这个说话小孩子气的人物的名字。

——夏原？冬原？秋原？

「春原？」

「是！」

他一辆愤然地报上名来。

「是吗・・・・・・真是难念的名字呢。」

「你昨天还能像平常那样喊我的吧？」

咬着牙说出抱怨的春原……

「你的名字是什麼来着？」

「你竟然忘记了吗・・・・・・？」

「好了，快说吧？」

「阳平！阳平！你连最好的朋友的名字都记不住吗！！」

他又愤慨地大叫。

——啊。

我心底默默地叹息，真是麻烦的家伙。

我，冈崎朋也和春原阳平是这所升学高中的不良学生。我们有着各自的原因推出了升学班，就算到了三年级还是无聊终日。这并不值得骄傲的吧。

「・・・・・・就算这样，我跟他渐渐被人当成一对，除了我没有其他朋友的这家伙也渐渐变得粘我了，那种执着最近充满了同性恋感觉，太恶心了。」

「・・・・・・你还敢说出口？」

我对不服气的春原说。

「今天还是你请客吗？」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吧？」

——对，经常都赤字的春原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变得有钱了，平时总是吃盖浇饭的家伙，莫名地电器了比较贵的菜式。有时候甚至还请我吃饭。

「・・・・・・就算再怎麽没朋友，我也没凄惨到要以请吃饭来招朋唤友吧？」

「・・・・・・为什麽那种序章中还会提到的内容，你要特意说出来。」

泪如雨注的春原问。

「额，总结来说，你请客的话我们就能吃上新菜式了。」

「不・・・额・・・虽然真的很总结性・・・・・・」

「好，那就走吧。」

我拍拍将近腐化的朋友的肩膀，一路朝食堂走去——

「・・・・・・其实你也想知道吧？」

打开菜单，春原得意洋洋地说。

「啊，什麽？」

「不应该问什麽吧？就是为什麽最近我会那麽宽裕啊，你不觉得奇怪吗？」

看着春原那仿佛英雄释放必杀技後的第一表情，我理所当然地回答：

「我没什麽兴趣。」

「求你・・・・・・听我说吧。」

表情一转，春原又泪如雨下地捉住我的手腕。

「啊啊，烦死了！」

挥开他的手，我啜饮饭後的一杯茶。

「你请我吃好吃的是好事，但我对你的金钱来源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我知道後肯定会做恶梦。」

「・・・・・・为什麽啊？」

「要是自己的饭钱是通过偷抢拐骗的行为，如用奇怪瓶子欺骗老人，或者说贴上某某膏药癌症别就会好，还有说别人邪灵附体，只要帮他祈祷就好了之类赚来的，我就吃不下了。」

「你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春原一脸不服地问起。

「不是吗？」

「当然不是！」

「是吗？・・・・・・那就是假装消防员贩卖灭火器，那个普通自来水谎称是能治百病的波动水，用电话骗老人说他儿子发生呢个意外了，让老人给转账——」

「我没有！」

春原生气地站起来。

——但是・・・・・・确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别擅自想像！听我说！」

——我也觉得奇怪。最近这家伙怎麽突然变得宽裕呢？

突然我头脑闪过一种不祥预感，这家伙该不会要开始做是吗奇怪的事，或者是引发愚蠢的骚动吧——

「就算你不‘假设’，我也会好好说明的・・・・・・」春原边哭边说，但我完全听不进去。

「拜托，问吧。让我说明为什麽进来手头宽裕了那麽多・・・・・・」

又是泪如雨下。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春原最近为什麽手头宽裕呢？」

我僵硬地说，春原马上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从口袋拿出什麽。

扒拉扒拉扒拉扒拉。

一叠扑克样的写真并排在我眼前。

那不是普通的人，风景写真。照片上那些弹力布的衣服，还有女人裸露的手腕和大腿——

「呼呼~~~」

春原骄傲地哼着歌。

这家伙——最近经常逃课，原来是到泳池去了吗・・・・・・

我的确是被吓呆了。

对这些写真偷拍了在我们泳池上课的女生们。

「我跟冈崎你也算熟悉，就便宜点卖给你好了。平常一张要300块，现在大优惠，只要250・・・・・・」

「不要。」

哒，我把茶杯放在其中一张照片上。

「谁让你这样做了！」

春原慌忙拿开茶杯，收回照片。

「喂，冈崎，其实你真的想要把，看，还有这样的・・・・・・」

本以为他放弃有说我了，但春原却从口袋拿出一张新的照片，递到我面前。

那是胸部特写。丰满的胸部仿佛要穿破蓝色的学校泳衣，显示出强烈的存在感。

「呼呼~~~」

「这照片一张500块都有销路哦」

「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够你请客了。」

我真的很感慨。

「藤林」照片上的胸部上，贴着一个名牌。

「虽然同样是藤林，但杏的胸部就没有那麽伟大了。」

春原发出嘻嘻嘻的卑劣笑声。

「额，这是椋的吗？」

——藤林椋，我们的班长大人。

而叫杏的女生是椋的孪生姐姐，隔壁班的班长。

「看那胸部就知道了吧。」

春原以常识般的口吻说，我不知道那对姐妹的胸部哪个比哪个较大，也没有兴趣知道。

「哎呀~~~虽然说是孪生，不过她们完全没有共同点呢。」

「的确也是。」

罕见地我同意了春原的意见。椋性格内向，认真，天然，相对地杏就充满攻击性，不认真，两人的性格完全相反的。

「性格也好，胸围也好都输给妹妹，那家伙真是一无是处啊。」

说着轻佻的话的春原

背後，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问：

「没有杏的写真吗？」

春原一脸吃惊地说：

「额・・・・・・？冈崎你想要杏的照片？」

「不，不是那样・・・・・・」

「喂喂，放过我吧，作为健康的高中男生，你喜欢女生泳衣写真的心情我很明白！但不应该是杏吧？反而椋，你看，本人性格又好，总是怪怪的安静的，胸部又够大！这些优点姐姐没有吧？」

春原寻求着我的同意——而站在他背後的身影，浑身释放出强烈的邪气。

「不・・・我的评论就先别说了，不如说说你对杏的观感吧？」

听到我这麽说，春原说得更加热烈。

「你该不会对她有好观感吧？那种凶暴女，总是拿词典敲我的头！如果她是巨乳，我还能勉强原谅她，但她的胸部那麽扁平・・・・・・不过她妹妹的胸部那麽大，虽然能让我稍微原谅她，不过——」

——啪硌啊啊啊啊啊啊！！

背後飞来的新语词典，击中春原的後脑勺。

「咕噗！」

「阳平啊啊啊啊~~~！！」

春原背後的身影发出怒吼。

身影的的正体正是我们讨论得人物。

愤怒的黑暗广播中，杏双眼释放出残暴凶光。而她的傍边，是泪水在眼眶中滴溜溜转，躲在姐姐身後的椋。

「杏・・・・・・杏・・・・・・杏・・・・・・杏~~~！！」

「你说谁胸部扁平？」

「额・・・・・・不，不，我没有・・・・・・额额！」

杏一把捉住猛然摇头的春原的衣襟，从她口袋中拔出写真。

「什麽东西？你拍的吗？你用肮脏的眼睛窥探相机镜头，用肮脏的手指按下快门的吗？！」

「我・・・・・・我还给你，请原谅・・・・・・」

陷入呼吸困难，快速把照片交给杏的春原。

接过那些照片，但杏的手劲并没有减弱。

「不是还不还的问题！不如把你的卑劣的四肢和偷窥的眼拔出来吧？然後用汤勺把你大脑皮层中记录信息的部分挖掉吧？！」

「・・・・・・我可不可以两样都不选啊？」

春原拼命求饶。

「啊・・・・・・姐姐・・・・・・」

妹妹拉住发狂的姐姐的衣袖。

「算・・・・・・算了・・・・・・」

「怎麽能算！你也是受害人，个哦我生气点！你知道他侵犯了你吗？！」

「我知道，但姐姐你又没有被偷拍・・・・・・」

「那样我更生气！」

「你想被偷拍吗？」

我插嘴问，杏捉住春原衣襟的手突然松开了。

「你・・・・・・」

糟糕，愤怒的矛头朝我转来了。

「不，别误会，偷拍的人是春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不想要你和椋的写真！」

——辟谷。

杏柳眉倒竖，而椋则悲伤地垂下眉。

「朋友・・・・・・原来你也想死・・・・」

嘴角浮现微笑的杏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冈崎，快逃！」

春原，我自己也感觉到强烈的危险气息。

「给我站住啊啊啊啊！」

尽管被妹妹拉住衣袖，杏还是想捉住我们。

而我跟春原一百米冲刺的速度逃离饭堂——

****

几天後。

我逃课，跑出校舍。

体育馆跟游泳池之间，有一条宽度不足一米的狭窄通道。里面堆积了很多轮胎，刚好像建议的床铺。那是我最近发现的睡觉地点。

躺在轮胎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虽然从这里看不到，但我头顶上的栏杆後面，不时传来女生们热闹的讨论声和啪唰啪刷的戏水声。

——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春园也不见了。

那家伙今天也会到栏杆附近偷拍女生啊？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呀啊啊啊啊~~~！！」

女生们本来快乐地嬉笑玩耍的声音，突然变成了惨叫。

「・・・・・・？」

我正想发生了什麼事，惨叫持续响起——

「哇・・・・・・冈崎啊啊啊啊啊啊！！」

跳下轮胎，从空隙窥探上天发生什麼事，结果看到春原那张得大大的眼睛中涌出滂沱泪水，嗵嗵嗵嗵・・・・脚底冒烟地朝我这边飞奔过来。

「救・・・・救我啊，冈崎~~~！！」

宛如朝我飞过来一样，春原绕小路跑过来。

「救・・・救・・・救我・・・・・・」

春原脚步没有停下来，语无伦次地伸出食指指着小路。

「啊？」

我一看外面，发现几十个穿着泳衣的女学生，手持拖把，扫把等物体，到处张望，似乎寻找什麼的样子。

「啊・・・啊・・・」

我温柔地抚摸着恐惧过度连说话都说不出来的春原的头。

「太好了，有几十个穿着泳衣的女生哇哇叫地追赶你，你变得的受欢迎了，春原。」

「别・・・别喊我的名字・・・啊啊！」

春原声音沙哑地说。

「不，太好了，我也很羡慕你那麽受欢迎呢，春原！！」

因为过羡慕，我呼唤朋友名字的声音也越来越洪亮。

女生们终於发现了这一条路，一窝蜂地走过来。走在前头的是拿着刷子的杏。

「救・・・・救我・・・只要你肯救我，我赚的钱都请你吃饭・・・」

呵呵，真是够吸引人的条件。

「喂，朋友！」

带领着一群泳衣兵团，杏过来问。

「你有看到阳平吗？」

春原像蜷缩的蜈蚣一样躲在我身後。狭窄的通道在强烈日照下显得阴暗不明，从杏那边是无法看到通道内情况的。

「不・・・没看到。春原怎麽了？」

「没什麽！那蠢材又来投拍我们了！你的反应液太冷淡了吧？」

「姐姐・・・冈崎不会那样做的・・・」

杏後面传来椋气势较弱的呼喊。

「啊・・・我们班也一起上课吗？」

被我一说，椋的脸一片赤红，热得几乎冒烟。

「啊！？讨厌啊啊啊，冈崎你别看！」

椋慌张地逃走了

「我没有・・・」

杏厌恶地对呆住的我说：

「真是的！我明白了！总之你看到阳平就告诉我！包庇他你也会同罪，我会用着火的拖把打你！」

说完，杏转身背对我，离开了。

「呼~~~」

躲在我背後，从紧张感中解放出来的春原，发出逃过一劫的叹息。

「喂，请我吃饭吧，把赚到的钱都拿出来。」

「嗯？那时候我太害怕所以约定了・・・」

春原低喃着。似乎终於察觉自己做了什麽。

「喂，你打破约定的话，我就让杏回来哦？」

「我・・・我知道了！」

「你赚到的钱可以吃怎麽样的午餐呢？到车站前的寿司店吧？」

我真的有点期待呢。

「不・・・那个・・・」

春原不安地说：

「前天网盘用赚到的钱买了游戏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什麽？」

「我能请你吃的，就是食堂的面包。」

春原无力地发出「哈哈」的笑声，我走出那狭窄通道。

「喂・・・等一下啊，冈崎！」

春原发出求救般的惨叫，头颅骨碌地转着，看着四周。

「冈崎。」一张熟悉的脸对我打招呼。

纤瘦的身材，及腰的长发，头上带着黑色的发圈，金属框眼镜闪闪发亮。

那人身後还跟着几个男学生，威风凛凛地走过来，他就是我们学生会的会长，阪上智代。

「啊，怎麽了？」

「最近有传闻说泳池附近有有偷窥狂——」

呜啊，竟然有这样的传闻，如果现在被拆穿就糟糕了・・・

智代没有看出我的困惑，继续说：

「——刚才，有女生跑过来报告说偷窥犯人逃走了，你有看到什麽可疑人物吗？」

「说到人物・・・」

智代背後的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指着我。他是学生会的成员吧。

「在这种地方徘徊的他不是很奇怪吗？」

被人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好玩。

我以隐含敌意的眼神，睨视着眼镜男。

「不，没有。」

但智代以毫不怀疑的眼神看了那眼镜男一眼。

「副会长，这家伙是我的朋友。他不是那样的人。」

也许真的发现不到我的困惑吧，智代露出信赖的微笑，对我说：

「就是这样了，如果发现可以人物就告诉我吧。」

「嗯，坦白说我刚才看到可疑人物了・・・」

「会・・会长，那是・・・！？」

被称为副会长的眼镜男，指着我的背後叫。似乎发现了春原的行踪。

「啊・・・呀啊・・・额额！」

春原边发出奇怪的声音，边转过身去，快速地翻过轮胎阵，想要逃往小道的另一边。

但其中一个学生会成员更加快一步，阻断了春原的去路。

「畜・・畜・・畜生冈崎！你竟然背叛我！」

穷途末路的春原发疯似地朝我奔过来。

看来是想撞开我然後趁势逃走。

就在春原撞上我的瞬间，我闪身——

「智代，交给你了！」

狠狠地往通道上摔过去的春原，被等在那儿的智代一脚踹飞。

嗵唰！

瞬间，春原的身体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於七月的天空飞舞——

****

「为什麽连我都要捉住？」

——5分钟後。

为什麽我会跟春原一起被带到学生会室来？

「你刚才也明白了吧？事情跟我无关。我还协助逮捕偷拍犯罪呢。」

「额・・・我也明白・・・」

智代像安抚胡闹小孩似地说，而旁边的副会长插口说：

「但是那个男生对他喊‘背叛者’‘我不会让你逃了’‘我麽们都把照片便宜卖给你课’的话・・・」

被智代捉住的春原持续精神错乱地大喊大叫。

因此连我也被带到这里来了。

「别抵赖了，上课时间偷懒本来就是你错。」

尽管现在没有证明我无罪的证据，但智代还是无条件相信我。

「总之你，」智代转向春原，「你没有借口了吧？我们还找到证据了。」

桌面上，放着被收缴的证物——春原的数码相机。

桌面远一点的地方放着的电脑荧屏上，显示着女生泳衣的画面——当然是春原刚才偷拍的。

而桌子傍边的眼镜男——对，刚才怀疑我的副会长——一脸厌恶地把荧屏上那些照片一张张放大，然後对春原说：

「躲在暗处偷拍女生毫无防备的样子，真是差劲。」

「关於这一点，的却是这样。」

智代着挽手，点点头，我也以好友的立场说出意见。

「是啊，春原。你还说为了让自己更加有自信，先在学校泳池练习，然後再到附近的小学泳池偷拍呢！」

——啪啦！

学生会室的气氛一瞬间崩裂了。

「那个・・・你也明白吧？这家伙的话有八成是撒谎的！」

双眼猛睁，春原指着我大叫。

「真是失礼，我是担心你的变态兴趣会・・・」

「我没有那种兴趣！」

学生会成员们都呆呆地看着我们争吵・・・而身为领导的的智代却突然笑了起来。

「哈哈・・・你们两个还是老样子啊，哈哈哈・・・！！」

异常奇怪，抱着肚子笑不停的学生会会长。

「喂・・・会长！？」

「啊哈哈哈，抱歉，别生气。我以前就认识他们两个，看到他们关系还是那麽好，我就觉得搞笑・・・」

「智代。」

我不安地说：

「抱歉，我们的关系不是那麽好。」

春原也毫不犹豫地同意：

「对啊！如果关系好，他就不会出卖我了！」

智代转向激动得唾沫横飞的春原。

「不是的，春原，冈崎就是为你着想才把你交给我们。」

「啊・・・？」

「纠正朋友的错误，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偶也，春原。」

我刚忙趁势而上。

「不愧是学生会会长・・・看穿了我的真意。」

「说谎！」

唾沫再次乱飞的春原。

他转向智代，极力解释着：

「他把我出卖给学生会，才不是因为友情！只是因为觉得有趣而已！」

「春原。」

智代语带悲哀地说。

「无论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犯错都会觉得伤痛。冈崎肯定也是・・・」

「的确是。」

打断智代的话，春原春原突然一演戏般的夸张口吻大叫。

那瞳孔中，被奇怪的光芒点缀。

「我所采取的行动，从女生眼中看来也许造成困扰了，但是・・・」

春原抬起头，看着站在面前的智代，他双眸中——让人吃惊地涌出了泪水。

「我只能那样做了・・・因为今年内不能游泳的话吗，我又要被大家愚弄了・・・」

「什麼？」

智代的声音略带关心。

「嗯，没错。我是为了调查游泳的方式才会偷拍的。我不想让男生知道我是旱鸭子，所以只好研究女生的游泳技巧・・・」

——呜啊。

我虽然震惊，但无法说出什麼啦。

对，经过之前多次的交谈，春原确信智代人品好，性格率直。

所以他才会撒了一个普通人绝对不会接受的谎言・・・肯定是那样。

而智代却——

「是吗・・・春原你是想要游泳啊・・・・・・」

果然彻底相信了！

「好，我明白了，春原！」

知道双手拍拍春原的肩膀。

「你的期望，我会负起责任帮你完成！」

「啊？」

春原张大嘴巴，下巴几乎都掉下来了。

「别担心，今年夏天之前我一定会让你学会游泳！」

「额？额・・・・？但是怎麽会・・・・！？」

春原禁不住为话题转到意外方向二迷惑不已，智代只是肯定地说：

「就是说今天开始，放学後我会对你进行特训！」

「啊・・・・・？」

「我擅长游泳，一定能成功担任你的教练！」

知道拍拍胸口像是说「交给我吧」。

无法收回刚才的话，春原呆立着直翻白眼。

看着他们两人的样子，我心底同时充斥着「有趣事情发生了」和「啊，又有麻烦事了」的矛盾心情——

****

「开始吧。」

穿着泳衣的智代出现在泳池侧。

我不由自主吹起口哨。

她脱下眼镜，从蓝色泳衣中伸展出来的健康纤长四肢，还有那仿佛从泳衣中爆出来的放慢胸部——给予人的感官强烈刺激

「啊・・・・・・哇啊啊啊・・・・・・！！」

也许因为太过激动，春原狂叫着早泳池边沿来回奔跑。

「喂喂・・・・・・你要做准备运动的话，我来教你吧。」

智代吃惊地跟春原说。

「不・・・・・・不！！」

春原猛地把身体停在智代眼前，用力摇摇头。

「我・・・・・・我不是在做准备运动！！」

似乎只是色情魂被点燃，从而以奔跑来表达冲动。

「算了，冈崎，你也来。」

「嗯？」

智代催促坐在旁边轮胎上的我。

「不・・・你不用教我，我会游泳的。」

跟穿着泳衣的春原相对，我只穿着平常的制服。

难道智代那家伙要我穿这样游泳？

「不，游泳就不用了，一起做做准备体操吧？」

「额~~~？但是・・・・・・」

智代无言地盯着想要推辞的我。

・・・・・・

没办法了。我站起来，走过去跟他们做准备运动。

「你们的生活还是那麽自甘堕落呢？这样的人突然进入游泳池会发生心脏麻痹。首先从腰部伸展运动开始！」

智代坐在轮胎上，张开双腿。

「看到了吗？这样把腿提到腹部，别倒下去了。」

智代开始做腰部伸展运动。

「额・・・・・・？呃呃・・・・・・呃呃！？」

我跟着做，旁边的春原则持续发出怪叫。

「喂喂，春原你惨叫得那麽厉害，肯定是缺乏运动・・・・・・好，接下来跳绳！」

把准备好的绳子丢给我们，智代自己咻咻咻咻・・・・・・熟练地跳起来。

随着每次跳动，她伟大的胸部都会晃动不已，再加上屁股也弹跳起来。

「呃・・・・・・！呜呃・・・・・・！！」

「又在惨叫吗？，春原你太不行了！」

春原持续发出异样的叫喊，但智代没有发现个中理由，继续跳绳。

单单是准备运动就让春原的生命能量变成零了。

「准备下水了。春原，你觉得自己为什麽不会游泳？」

「啊？」

春原发出无力的叫声。对了，这家伙只是谎称自己是旱鸭子，其实并不是不会游泳。

但做梦也没有想过这单的智代，还是元气十足地说：

「不会游泳的家伙，往往对水心存恐惧。比如说小时候溺水过，所以造成心理阴影。」

「不・・・・・・我没有什麽心理阴影・・・・・・」

春原涩涩地回答。

「这只是举例而已。总之只要你潜意识害怕水，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游泳的。」

智代说出让弗洛伊德先生也会吃惊的指责。

「首先从习惯水开始。来，进入泳池。」

春原跟在智代後头，进入泳池。

「首先把脸埋在水中。」

「不，不用这样的・・・・・・」

「闭嘴，按照教练的话去做！」

呵诉玩春原，智代自己也全身浸入水中。

「试试看吧，春原。首先要习惯水，亲近水。」

「呼・・・・・・」

就在这样初级的课程中，日子慢慢逝去了——

「呼・・・・・・」

累瘫在泳池边的春原叹息。

智代好像很享受游泳，上课时一到「自由活动时间」就一个人在游泳池游泳，但其实机巧非常高超。

「反正都要进泳池了，我也想游泳・・・・・・」

春原呆呆地念着。

「那是你自作自受，你应该一早说自己偷拍女孩子照片是用来赚钱。」

「我赚来的钱都请哪位仁兄吃大餐了？」

「所以我才会陪你特训啊。」

「话说这麽说没错・・・・・这样，别只是陪我练习，如果你肯帮我忙，我再请你吃午饭吧？」

春原的眼睛一如既往策划什麽坏主意时的样子。

「帮忙？」

「呼呼~~你以为我这种男人，会一声不吭地来练习游泳吗？」

春原得意地笑了笑，骨碌一下站起来。

「不愧是春原，你想向智代兜售花瓶吗？」

「我没有！」

「那卖水？把无穷无尽的泳池水当成波动水售卖。你要让她尝试你的最高科技吧。」

「喝了那些水会坏肚子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啦，喂，你没有发现吗？我那整套的设备。」

我头脑闪过一幕光景。

对，这家伙来泳池的时候，只需要意见泳裤，但却莫名其妙地抱来了一个大包包。

「那是什麽？」

「额・・・・・别在意。我只是想有效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只是而已。」

智代这样问，这家伙就说出了如此借口。

智代尽管惊讶，但没有再追问，当时我也没多留意。

「这次是动画。别说是午餐了，连龙虾牛扒都能请你吃・・・・・・」

嘻嘻嘻，春原发出卑劣的笑声。

不懂所以的我正想要发问。

「啊啊~~！？这包包谁的？」

一道熟悉的爽朗声音响起。

「放在水边会弄湿的・・・・・・还是把它拿到远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吧？」

然後是一道熟悉的但怯懦声线。

是杏和椋。

「是啊・・・・・・咦，等一下，这是麼？」

正当我转头想看看什麼事时，杏高分贝的叫声又响起了。

「啊・・・・・・你们干什麼！？」

春原紧张地大喊。

泳池边，椋拿着春原的包包，杏则打开了包包，翻找内部。

「蠢材！别擅自打开被人的包包！」

想要跑过去阻止的春原的头——

——啪塔啊啊啊啊啊啊！

被杏投掷出来的类语词典集中了。是刚才从他书包拿出来的。

「呼~~~~~我还以为是什麼，那家伙还真是死性不改啊・・・・・・」

杏从书包里拿出了什麼，把玩着。

「怎麼了？什麼东西？」

我走过去，杏把手上的东西递给我。

「你看・・・・・・阳平那家伙在偷拍学生会会长的游泳姿势・・・・・・」

尽管数码相机被没收了，但春原这次使用了能拍摄动画的数码录像机。他那永不屈服的斗志让人佩服。

「不，这是，有原因的・・・・・・」

春原眼珠高速转动着，在他说出口前，杏已经启动录像机，把里面的资料彻底删除。

「杏你！」

杏把录像机往半空投出去，春原只能泪眼汪汪地目送录像机。

「呼，呼，呼，呼・・・・・・」

练习游泳时都气息均匀的春原，现在拼命地喘着粗气。

「嗯？怎麼了？发生什麼事了？」

听到骚动声，从泳池上来的智代加入哦我们走过来问。

「不・・・・・・没什麼！」

春原用力摇摇头。

「是吗・・・・・・算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你很有潜质。这样下去，也许这个星期就学会游泳了。」

鼓励性地拍拍春原的肩膀，智代率先走向淋浴间——

****

「太好了，春原，智代也赞你有天赋呢。」

听到我这麼说，趴在床上的春原回答说：

「别开玩笑了・・・・・・今天一整天都只是进行习惯水的特训而已。」

「只要越过这一步，你就踏出脱离旱鸭子的第一步了。」

「不・・・・我不是旱鸭子！」

「你真是过分・・・・你打算辜负智代的厚意吗？」

「那也没有办法吧！我只听说过不会游泳的家伙努力学游泳，哪有听过会游泳的人努力装不会游泳啊！」

春原从床上坐起来，接着说。

「——而且，什麼厚意不厚意的，冈崎，那家伙是背叛者！」

「啊？」

看到我吃惊的样子，春原又露出往常那恶心的微笑。

「哈？你没发现吗？冈崎你真是好人啊。智代当选的时候我可是很失望呢・・・・・・」

——这家伙说的话，我也不是听不懂。

那是・・・・・・我们刚升上三年级不久的时候。

某段时间，我们跟智代的关系很好。

但是智代以加入学生会为目标。

跟我们一起玩的话，智代就无法达成那目标了・・・・・・总觉得跟她难以交结下去的我们开始远离她・・・・・・不知不觉中跟她的联系就很少了。

跟智代一起玩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但现在想起来却觉得非常遥远——

「但也不能说她是背叛者吧。她本来就是以学生会会长为目标的。」

「那原本她就想要背叛我们了。少女东西嘛，戴着那副眼镜装什麼伟大！」

对，智代以前是不戴眼镜的，

她成为会长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再见时发现她戴眼镜真的吓了我一跳。

「戴眼镜又怎麼可以说装伟大呢・・・・・・」

也许听不到我的声音那，春原打开抽屉，翻找着。

「喂喂，你干嘛・・・・・・」

「我要给成为三轮分子的真的以深刻教训。」

说完，春原得意地拿出便携式小冰箱

「啊？你拿它干什麼？还有三轮是谁？」

「第一个问题答案明天就知道。第二个问题，那是那副会长的名字。」

春原皱了皱鼻子说。

原来如此，我还记得那副会长。

「2年B班学号11号，三轮博。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副会长兼班级风纪委员。真是辛苦啊・・・・・・」

看来春原早就调查过了

春原露出一个厌恶的笑容，仿佛在耻笑那些性格认真的家伙。

我跟春原的共同点就是讨厌率直的家伙。这家伙刚才的神情充满了这种厌恶感。

但是・・・・・・在这件事上，不知为何我无法跟他取得共鸣。

「春原，虽然像你这样的蠢材很难理解，但智代是会长，那三轮是副会长。智代比较厉害。」

「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但是你看看刚才的情况。完全是三轮在主导。」

「也许真的是吧。」

「听说浸入宿舍没收男生的H书，也是那家伙的注意。」

我明白。

我就知道有什麼原因，原来这是他憎恨那家伙的理由。

——对了。一个月前，这家伙被学生会强行没收了珍藏的H书。

「那时候跟比生命还要重要的H书分别，绝对让春原的谨慎产生扭曲。因为这个心理阴影，他才会变成偷窥智代的变态性欲者，对於过度的H进行取缔，我本人是没什麼异议・・・・・・」

「那个・・・・・・可以别再独白了吗？」

春原说着，把小冰箱放到桌面上。

「装伟大也差不多该停止了。很快我就可以看到智代哭泣的样子了。呀哈哈哈・・・・・！！」

边打开小冰箱，春原边卑鄙地笑。

该报警捉拿这家伙，还是为可能到来的龙虾牛排赌一赌呢——就在我思想挣扎的时候，夜色渐浓了——

****

「呀哈哈哈~~好冷！」

「姐姐，你带着这样的东西・・・・・・学校的泳池是用来游泳的・・・・・・」

「别这麽死板啊，跟我来！」

——翌日。

放学後我前往泳池，听到几声爽朗的女声。

「嗯嗯？有人先来了吗？」

迟来的春原正想要开口问时。

——噗。

一个原色的沙滩球击中了他的脸。

「噗啊啊！？什麽东西？！」

「对不起，这边这边！」

杏的声音从水边传来，她旁边还站着椋。

看来他没比我们先来，还玩起了沙滩球游戏。

「喂，你们干嘛・・・・・・！？」

春原怒吼，但杏不为所动。

「哎呀，你一个人占据这麽宽敞的泳池，太浪费了吧！」

「又不是我喜欢啦！我被迫特训，你们就来避暑吗？」

突然春原背後传来声音。

「咦？你不喜欢吗？」

声音的主人是智代。

「喂・・・・・・这是你做的好事？」

听到我的问题，智代苦笑。

「别说得这麽难听・・・・・只是让春原一个人独占这泳池，也太浪费了吧？」

「她们都说了！」春原背後传来别的声音。

「啊・・・・・・果然给大家添麻烦了・・・・・・？」

是两个少女的声音。

语带怯懦的女生，个子娇小，头上竖起两根呆毛。

说话速度慢的那个头顶上束这双辫子。

是古河跟一之濑琴美。虽然两人都穿着学校指定的泳衣，但渚腰上围着救生圈，琴美带着草帽，完全一副度假的样子。

「难得有机会，我还打算来游泳呢・・・・・・・」

「额・・・・！」

看到两位少女穿泳衣的样子，春原猛吞口水。

「额・・・・没关系的。的确我一个人独占这麽大的泳池是有点浪费啦，哈哈哈・・・・・・」

春原挠着脑袋大笑。这家伙对渚没有什麽抵抗力，而且看到琴美是个巨乳女生後，心情就好起来了。

知道问春原。

「那是什麼？」

她指着春原拿来的小冰箱。对，昨晚他往里面装设了什麼的小冰箱。

「啊，我打算特训完毕後跟大家一起喝果汁・・・・・・」

「什麼啊，你不也是一副度假的样子！」

杏在水中不服气地反驳，春原只好笑着挠头。

「好了好了。先把东西放下来，快点开始特训吧。」

春原走到泳池边中央，放下小冰箱，然後慌忙跑到知道面前。

非常古怪。

非常不自然。

但智代没有多追问，开始特训。

「好~~首先深呼吸一口气，上半身往前倾倒。」

春原按照智代的吩咐去做。

「把脸浸在水中，静静地让双脚离开池底。」

怪怪地照做。

「好，以双手抱着膝盖，放松全身。」

抱着膝盖的春原的身体，就这样背朝上地漂在水面上。

「哇，做得很好呢！能浮在水上就相等於会游泳了！」

智代拍手祝贺。

「那・・・・那个，基础训练就到此为止，让我游泳吧？」

解除抱膝姿势，春原提出要求，但智代还是摇头。

「是谁说能浮水就等同於会游泳的？基础打好了才能开始练习！」

我躺在泳池边沿，看着特麼两个。

——知道那家伙太认真，一旦接受了「春原是旱鸭子」的形像，就转不过弯来。

「话说那麼说・・・・・」

打断春原的话，知道反驳。

「好了，我知道了，接下来用游泳板练习吧。」

就在这时候。

——噗。

沙滩球击中了春原的脸。

「喂！」

春原朝早泳池一脚游玩的女生们怒吼。

「对不起，这边这边！」

杏做出让春原把球丢回去的动作。

「你们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玩沙滩球・・・・・」

「那不妨碍游泳的・・・・・・大家都游泳才会妨碍春原你呢・・・・・」

琴美说，春原摇摇头。

「那就错了。难得有沙滩球应该玩玩沙滩排球才对吧？」

「沙滩排球？」

听到春原奇怪的提议，杏不由得诧异了。

「沙滩芭蕾就是从沙滩排球衍生出来的运动。在沙滩上划出球场，两人为一组对战。发源於19世纪2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

琴美详细地解释，椋也说：

「那是在沙滩玩的运动吧？无法再沙滩意外的地方举行八・・・・・・？」

「这些细节就别想了・・・・・・喂，渚！」

春原拉着渚的手，上岸。

「但是・・・・・・在泳池边玩，充其量也只能称为‘泳池边排球’・・・・・・」

「别这样说！」

春原把渚喊到泳池中央，就是放置小冰箱的地方前头。

杏和椋，琴美也相继上岸。

「看，这附近刚好够宽敞呢，难得大家都穿着泳衣！」

春原的话让杏不由得皱起眉头。

「奇怪・・・・・你的目标是泳衣吗？」

「・・・・・・怎麼会！我是来特训的，哪有时间眺望池边发生什麼事了！就算琴美和椋在池边跳来跳去，胸部这样摇晃・・・・・・啊，不，先别管什麼胸部了！」

被杏一瞪，春原一个人自爆，然後一个人打圆场。

「你也累了，休息一下吧・・・喝点春原带来的果汁吧。」

听到智代的话，春原的头摇晃得更加用力。

「啊！不行！情况特殊，无法提供！」

但没有人听他的解释。

琴美快一步地打开小冰箱，确认冰箱的内容物。

——里面没有果汁，只是由昨天放在包包中的摄像机。

「・・・・・・数码摄像机。」

把摄像机拿出来，打开，琴美说。

「春原你想拍纪念照片吗？」

「不是。这不是照相机，是能拍电影的摄像机。」

渚呆呆地问，琴美爽快地回答。

「你・・・・・・该不会有打算偷拍我们吧・・・・・・！？」

杏的脸上散发出黑暗气息，瞳孔发出锐利的光芒。

「啊・・・・不・・・・・・・・不是的・・・救我・・・・！！」

春原朝我跑过来。

我打开冰箱，指出：

「你看，这里开了个洞，能够隐蔽地拍摄外头的情景。」

「额・・・・・・呜・・・・背叛者！！」

春原从琴美手上夺回摄像机，想要逃走，杏跟智代紧跟其後。

——嗵唰・・・・・额额！！

两条从泳衣中往外延伸的修长美腿提起，往春原踢去——

「呀啊啊・・・・・・额额！！」

伴随着惨叫，春原的身体旋转着朝半空飞去——

啪唰！

宛如破布一般，掉落在泳池边沿

然後多双腿践踏上春原的身体。

「噗啊啊！」

春原挤出惨叫。

「额・・・・・？什麽东西？」

踩到春原的脚的主人，尽管觉得奇怪但还是无所谓地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阪上会长。」

我记得眼前这个穿着制服闯进泳池，称呼智代为会长的眼镜男。

「嗯？什麽事？」

智代一脸悠然，男生继续以无礼的态度问。

「不是问我有什麽事吧？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你这样问・・・・・・现在已经放学了，我只是在取得许可的泳池中游泳而已，副会长。」

智代回答。

对学生会副会长。根据春原的情报，好像叫三轮博。

「但你身为学生会会长，竟然把泳池私有化，带了这样的朋友来玩・・・・・・」

「这样的朋友？」

智代的眉毛动了动。

「什麽叫做这样的同伴呢，副会长？」

「就是在我们学校名声不良的人。」

三轮哼了哼，看着我。

「喂・・・・・・你・・・・・・踩到别人还那麽嚣张・・・・・・」

终於恢复意识的春原站起来，质问三轮。

「你也在吗・・・・・・你好像是在泳池偷拍的犯人吧・・・・・・」

「喂，副会长・・・・・・那时候真是承蒙照顾了・・・・・・」

以流氓口吻反驳副会长的春原。

三轮从春原手上夺过摄像机。

「你・・・・・・你干什麽？！」

「我才要问你。放学後让女生聚结在泳池边，然後进行偷拍・・・・・・」

三轮惊讶地说。

「蠢材，还给我！」

「冷静，春原。」

我按住他的肩膀，但春原推开了我。

「冈崎你让我说。很早之前我就想要答谢这家伙了。」

「我知道・・・・・・因为他把你打工赚钱买的H书珍藏全部没收了。」

「你不用反复提着这件事！」

春原睁大眼睛叫着，我继续说。

「不，作为朋友，我要说。你再反抗就会被学生会纳入黑名单。那时候你新买的同性恋杂志收藏也会被没收的——」

——沙哇哇・・・・・・

现场一片沉静。

「春・・・春原・・・・・・」

「你・・・・・・竟然收集那种东西・・・・・・！？」

藤林姐妹退後一步，盯着春原。

「我没有！」

三轮憋了一眼春原。

「无论如何，」三轮越过春原，质问智代，「有的学生会成员质疑，一个让学校蒙羞的人适合成为学校的代表吗？」

「喂，你要无视我妈！！」

我伸过手捂住想要跑过去理论的成员的嘴巴，知道回答三轮：

「我倒是蛮喜欢‘让学校蒙羞’这个想法呢。」

三轮上下打量了智代很久，然後说：

「我明白。因为以前的你也是被人称为‘耻辱’的人，所以你比较喜欢这样的同伴吧？」

看到三轮那张可恶的笑脸，我就气不打从一处来。

「你・・・・・・给我滚——」

智代快一步伸手拉住想冲出去的我，然後说。

「我不否定。那你想怎样？」

「我没打算做什麽，在一个无法‘代表我们学校’的人物手下工作，我个人非常不喜欢。」

三轮看着被现场气氛压迫得说不出话来的渚，椋和琴美。

「学校不允许在泳池使用玩具。学生会违反校规，而且无视现场的偷拍现像。这是非常重大的失职。」

说完，副会长转过身，拿着摄像机离开了。

「切！那种阴险的态度算什麽啊！」

杏吐槽。

「但带球和救生圈来也许深的太过分了。」

智代苦笑着说。

「对・・・・・・对不起，智代，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

渚垂下头，春原不赞同地说：

「渚，你不用道歉！都是那家伙三轮的错！」

罕见的，我也赞成春原的意见。

「狮子身上的虫。」

「狮子身上的虫？」

杏不解地问，琴美详细地说明：

「狮子体内的虫，侵蚀寄生主狮子的肉，终於把狮子打败的意思。出自梵纲经下卷。引申为尽管深处其中却危害组织的人。」

「我觉得那是形容冈崎对我的影响・・・・・・」

春原低喃。

智代摇摇头，否定我的想法。

「虽然副会长很顽固，但这次是我做得不够。明天开始不能再违反校规了。」

这句话把我吓坏了。

「喂喂，还要来吗？」

但智代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接着说：

「所以明天大家不要带球之类的东西过来。」

「是~~~」

四个女生率直地回应。

「还不打算放过我吗・・・・・・」

春原无力低喃，但智代似乎完全听不见——

****

「该不会是间谍吧？」

躺在床上的春原说。

「间谍？」

「智代啦，那家伙是不是来刺探我们的情况的？不然三轮那混蛋怎麽会出现得那麽凑巧？」

「我倒是觉得三轮擅自偷窥智代的隐私。」

也许不喜欢我的回答吧，春原在床上转个身，背对我。

——晚饭後。

我们像往常那样，在春原的房间消磨时间。

这次登上我们闲聊话题主角的是智代他们。

「你会那麽看不惯智代，我觉得是因为在意她吧？」

我说出自己的观点。

「蠢材，不是那样。我看不惯智代是因为第一次遇到我就有直觉，那家伙是我们的‘敌人’・・・・・・・」

春原始终背对着我说。

——我们跟智代的相遇，是因为智代一个人对付校园内的不良分子。

看到长相女性化，但却把几个大男人打败的智代，春原觉得难以置信，甚至还说「智代其实是男的」言论，不停地跟智代发生冲突。旁人看来就像是小孩子缠着别人，让别人跟他玩的样子・・・・・・

而智代方便・・・・・・

「他总算跟我们玩过一段时间，当时也很开心吧？」

春原猛地坐起来，反驳道：

「无论以前怎样，现在那家伙是‘敌人’！是三轮的同伙！」

好了好了・・・・・・

我心底案子叹息。

整一个小孩的家伙。

「・・・・・・因为春原心底仍记恨着H书被没收，害怕明天同性恋杂志遭遇同样的命运，两种情绪混合起来还会这样——」

「那个・・・・・・我真得不知道你是同伙还说什麽！」

「放心吧，我不会跟其他人提起你的同性恋杂志。」

竖起拇指，我挤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你・・・・・・同性恋杂志就别说了，你竟然敢在三轮面前说这主啊，那家伙也许又开始行动了！」

「你担心同性恋杂志会被抢走吗？」

「别再提那个！三轮这样的人，肯定是找茬的・・・・・・把从我这儿没收来的H书和我拍的女生泳衣影响私有化，後半生珍藏起来！」

傻瓜总是乱说话。

「也许吧，但也没办法调查了吧。」

「你好像总是护着三轮啊。」丶

「因为你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怪癖。」

「切。」

像孩子吵架一样，春原再次背对我。

「・・・・・・事到如今・・・・冈崎你再不帮我・・・・那数码摄像机・・・・・・」

宛如腐女子般嘟囔嘟囔个不停的春原——

「对了！」

就在我放弃跟他说话，翻阅了十页漫画的时候。

春原突然狂叫，从床下老。

「冈崎，我果然是天才！！」

「啊？」

「陷阱！我想到让三轮混蛋和智代都无法反击的陷阱了！」

「陷阱？」

但春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狡猾地笑着——

****

「冈・・・・・・冈崎~~~~~~！！」

春原那张得大大的眼睛涌出磅陀泪水，嗵嗵嗵嗵嗵嗵・・・・・・・脚底冒烟地朝我这边飞奔过来。

「救・・・・・・就我啊，冈崎~~~！！」

春原宛如朝我飞扑过来一样，我轻轻一闪身。

停不下来的春原，狠狠撞上了我背後的樱花树干。

「喂喂，没事吧？刚才有个全力跑下斜坡的家伙经过了。」

「冈崎・・・・・过分・・・・・・」

樱花树下传来春原微弱的呻吟。

——翌日。

差不多到午休时我才上学，刚走到校门口的徒坡路就遇到春原了。

而春原身後还跟着一群来势汹汹的男生。

「喂，春原！」

「这是怎麽回事？」

围绕着头嵌在树干身体一动不动的春原，议论纷纷的是橄榄球不的成员。春原的宿舍就在他们隔壁，跟我们可以说是势成水火。

「喂，那DVD是什麽？」

「对啊，你说是智代的泳衣影响我才以高价买的！」

其中一个男生卡住春原的脖子，把他提起来。

「不过是在网络上搜索来的H录像！」

春原开始痛苦地解释：

「对・・・・・・对不起，情况有变，必须更变节目内容。」

「你！」

「那个・・・・・・冈崎，救我・・・・・」

春原转向我求救。

「我不管，反正不是我种下的因。」

「怎麽会・・・・好冷漠・・・・」

无视声音沙哑的春原，我想要往徒坡上走去。

「你们干什麽！」

徒坡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头发迎风飞舞，眼镜底下释放出锐利的光芒，挽着手臂站着的是谁呢？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会长。

「以众欺寡很好玩吗？」

「不・・・・・是那样的・・・・・・！！」

橄榄球部的人突然变得弱势。

「啊，那个，我们有急事・・・・・・」

春原垂死挣扎。

「救・・・救我・・・・」

她举起手・・・・・然後对春原说：

「这样倒是剩下了我捉你的功夫了・・・・就这样把他送到学生会吧。」

「啊？」

春原一脸不解。

「昨天那件事，副会长神情使用你的资料。」

智代事不关己，冷冷地说。

****

在学会等着的三轮，在摆弄座椅按春原偷拍的动画。

三轮在PC荧屏播放的动画，从泳池边边到整个泳池都拍摄到了，却没有拍到藤林和智代她们。

出现在画面上的只有青天白云和泳池的水，偶尔飞过的沙滩球和春原的脚而已。

「虽然结果失败了・・・・・・但春原试图偷拍是显而易见的。」

三轮冷淡地说。

「这样你满足了吧，会长？因为会长纵容他们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

三轮得意的神情宛如捉到妖怪的英雄。其他成员也似乎无法插嘴。

「的却是我监督不力。」

智代点头。

「喂，你・・・・・・」

智代挤出一个寂寞的微笑，阻止我继续问下去，然後转向三轮说：

「总之，从今天开始我就跟春原两人单独训练。万一春原还想偷拍，受害人也只有我一个人了。可以了吗？」

听到这些话，副会长吃惊地问：

「你还不打算惩罚他吗？」

「我跟春原约定过了要教会他游泳，惩罚等那之後再说吧・・・・・・」

「・・・・额！？」

春原抬起头，神色惊讶地看着智代。

但是智代只是报以微笑。

三轮似乎忘记了平素的冷静，声调慌张地问：

「不是这个问题！既然你喜欢跟不良分子交往，就应该先把会长职务辞退吧！？」

「・・・・・・我明白副会长对我的交友关系颇有微词。但是跟谁交往是我的隐私，我的自由吧？」

学生会会长的正确言论，让学生会室内涌起一阵笑声。

「为什麼大家还笑？不良不良，大家不都是一直这样判断素行不良的人吗？为什麼现在・・・・・・！」

他越是热切地解释，学生会成员的心就越是不支持智代。

「切！」

春原小声地咂舌。

「搞不懂啊，智代・・・・・‘素行不良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大家都不会在意的吧。曾经被歧视的人就永远没翻身的日子吗！」

「蠢材・・・・・竟然还有这样的蠢材」

智代沉重地摇摇头。

但是我狠狠地抓住了春原的衣领，拉他站起来。

「走了，春原！」

「痛！你干嘛・・・・・！」

无视挣扎的春原，我憋了学生会成员们一眼，然後说：

「关於游泳教练一事，是智代出於好意提出的。但如果那会危及智代的职务，我们宁愿放弃特训！」

「喂，冈崎你怎麼可以擅自决定！？」

智代和春原异口同声叫。

「那不是很好嘛？」

三轮点头。

「虽然现在跟不良同伴绝缘，我们也是很难原谅会长一直以来的行为・・・・・・」

「・・・・・・额额！」

我倪视这三轮。

三轮露出一个冷笑，仿佛把我当成小笨蛋，接着说。

「怎麼办呢？下次评议会的议题不如就讨论这个吧，就是说，阪上会长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会长？」

「喂，没必要・・・・・・」

我忍不住要争论，智代赶忙伸手捂住我的嘴巴。

「又不是什麼迫切的议题，无需讨论。而且我不认为那样做有任何意义。」

「你怎麼那麼轻易・・・・」

春原说出这样的话。

但智代只是笑着回答说：

「没关系・・・・・那种物理的要求肯定不会被采纳的。我一定要教会你游泳。」

把三轮当做不存在，智代伸手在胸口朝春原做了个V字手势。

「喂，为什麼你要・・・・・・！」

春原的问题智代只是无所谓地笑着。

「因为程了学生会会长之後，跟你们玩的机会减少了——」

「呃・・・・・・・？」

我们两异口同声地问，同时看着智代。

「能跟久违的你们一起玩，我也很高兴。」

看着那张笑脸，我跟春原也找不到任何回应的话了——

****

那天春原心情一直很不好。

「・・・・・・那家伙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我要装不会游泳到什麽时候啊・・・・这样我不是像个傻瓜吗・・・・原本就会游泳的人被人说‘让你会游泳’，到底是什麽状态啊・・・・・・」

午休，放学，晚饭时都一样。

春原不断重复着对智代的不满。

「你从刚才就一直开始说智代。」

在春原的房间，我看完漫画抬起头说。

「细想起来，每次跟智代相遇你都会这样呢。」

「别・・・・・别乱说，难道你不生智代那家伙的气吗？」

坐在桌子前的春原回头看着我怒吼。

「大门之前我完全看不出你生智代的气。」

听到我这句话，春原张大嘴巴说：

「不生气的话・・・・・到底算什麽啊？」

「是啊・・・・就像爱担心的老妈子。」

「啊！？你说什麽啊，别乱说！」

春原一时语塞，唾沫横飞。

你的态度让我深信自己的推论。不・・・・・是在说出那句火候才发现这一点吧。

这家伙不生在生智代的气，而是担心。

而我也一样。虽然一开始觉得她那率直过头的性格很让人郁闷，反感・・・・・・但现在却暗自为她担心。

那家伙就像妈妈似的，对我跟春原说了很多烦人的话，但事实上只是说明智代本身太过单纯，难免会在世界上吃亏而已。

「话说在前头，我是男人。因此别把我归类为老妈子一类。」

他似乎还没能理解我的话的意思，说着完全不同的话・・・・・突然，他扬声说：

「——嗯？」

「怎麽了？」

「回答来了。」

春原说。

我站起来，看看桌面，春原正打开PC检查邮件。

「是吗？你最近迷上网恋，所以投注了不少热情啊。」

「不，没这种事！」

「希望①《偷拍迷你章鱼》，希望②《偷拍vol。3潘多拉切开宇宙》，希望③《世纪末性骚扰传奇・岛袋》，我想要这三部。三轮博」

「呼・・・・・・」

我感叹了一声。

「虽然不懂你用邮件做了说明，但你说什麽时候跟三轮关系好起来的？战斗中衍生的友情呢。」

「怎麽可能！」

「那这是什麽？」

「我也很惊讶・・・・・・想不到那家伙会那麽爽快地接受我的邀请。」

春原关闭浏览器，然後打开一个文档。

上面刊登着奇怪的文章・・・・・・

——这里是专业偷拍成人DVD厂家《偷拍KING》。感谢你一直使用本公司的主页。本公司正在接受监督意见。请填写以下资料，发送到以下地址将会得到本公司成人DVD作为奖励

文档下并排成人DVD包装的写真。

看到DVD的标题，似乎都是些偷拍的东西。三轮「希望」的DVD也在其中。

「呼・・・・・・」

我感叹了一声。

「烧录了我从网络上收集来的H影响的DVD今天早上被橄榄球部的家伙们丢掉了。一切都因为三轮，他不让我偷拍到泳衣女生才会那样！」

原来如此，他无法履行的约定还被橄榄球部的人追杀。

「DVD里面还有些邮件。是真正厂家发来的邮件，我不小心跟影像混淆了・・・・・・那也被三轮没收了。」

「你瞒着副会长大人，重新制作DVD了吗・・・・・・」

这次我真的非常佩服。

「我总觉得那家伙肯定也喜欢我偷拍的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副会长就像赤子那样单纯易懂嘛。」

「想不到三轮会被这种邮件吸引・・・・・・」

「难道你不觉得我的作战很厉害吗・・・・・・」

「不，结论是三轮非常容易上当。」

「拜托，你就称赞一下我的头脑吧・・・・・・」

春原边哭这边缠绕我的手，我一把挥开问：

「那这邮件要怎麽办？」

刚才哭泣仿佛骗人一般，春原马上换上一脸得意的笑容。

「呼・・・・・还能怎麽样啊？在学校公布这件事，让学生会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春原发出几声奸笑，我说：

「原来如此，那学生会解散，真的也要辞职了。」

「额・・・・・？」

春原想被子弹射在的白鸽一样，哽住了。

「会・・・・那样吗？」

「虽然欧文也不清楚，但就算这样也没什麽不可思议的吧？」

我的回答让春原沉默了。

察觉他的样子有点古怪，我赶紧再下一成。

「看那三轮的样子，真的似乎也不得不辞职呢，那学生会也维持不了多久吧。」

咕噜，春原後来发出压抑的声音。

「那家伙・・・・・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还不放弃当我的教练・・・・・・」

「她人的性格是‘在教会你一样’之前，绝对不放弃。」

「那家伙太愚蠢了・・・・・・完全不明白世界上有些事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无论道理多麽正确，一旦做出被人歧视的事就完结了，她根本不懂！为什麽偏要坚持当我的教练・・・・・・？」

那句「你想爱担心的老妈子」的话几乎要脱口而出，但我以笑容压制住，回答说：

「因为那是她本人说得，跟我们一起玩很开心啊。」

——能跟久违的你们一起玩，我也很高兴。

那家伙是这样说的。

眼镜下那双率直的眼睛，直视着我们。

「冈崎・・・・・・」春原突然说，「如果我说想报复三轮，要怎麽办？」

「报复？」

「就是利用他发来的这封邮件。」

春原的眼中，还是隐藏着平常那种不安的光芒，我却笑了。

然後我们开始了坏心的讨论——

****

「——以上，对於阪上智代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她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会长一职。会长甚至与春原阳平，冈崎朋也两名不良分子来往甚密。之前的偷拍事件也在部分学生间流传，造成了不良影响，事态让人忧虑・・・・・・」

「・・・・・・你说什麼！谁流传那种事情了！？」

「蠢材，安静点！」

我慌忙用手捂着大声反驳的春原的嘴巴，边观察室内的情况。

「——说到底，偷拍女生泳衣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女性们的尊严，也是作为男人最可耻的行为・・・・・・」

「恩，的却是这样。」

我点头。

「你到底帮谁的！」

春原再次发狠地叫，我还是捂住他嘴巴。

——我们两潜伏在学生会室前的走廊上，偷听学生会会议的情况。

本次的一天是对於智代学生会会长的行为问题不信任决议案。

刚才开始就热烈的讨论，但说话最多的还是那个三轮副会长。

「春原，想想办法！」

「……那是我的责任吗？」

春原郁闷地从游戏书中抬起头。

——晚饭过後。

我们像平常那样到春原房间消磨时间。

但是几天来的平静被敲门声和咋呼声给打破了。

声音的主人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会长。

但那呼叫却不是在我们这里发生，而是春原房间旁边第三所房间，前・学生会副会长的房间。

「智代那家伙……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去抗议！！」

春原站起来。

「虽然没什麼用……」

我边说着，边跟在他身後。

——那会议之後，三轮变得老实多了。

那事件本身充满疑点。如果三轮真的发出了申请成人DVD的邮件，不可能要求直接送到学生会室。「那两个宅急送从业务员到底是谁？」这个谜成为了我们学校七大不可思议事件之一，将永远传承下去。

但即使我们的恶作剧被拆穿了，三轮那过分激烈的反应也说明了他有充分的嫌疑。

虽然不知道是否真如春原所说，他把没收的女生泳衣录像都藏在自己房间中，也不知道《偷拍DVD厂家》是不是真的，但一旦染上了嫌疑就再也洗不清了。因为学生会的成员都是随波逐流的家伙。

结果可怜的副会长只有在宿舍玩自闭了。

没有人再攻击智代，学生会恢复和平。

但是——智代不知道在想什麼，居然来让宿敌的副会长「上学」。

「喂，怎麼了？你有好好吃午饭吧？」

嗵嗵嗵嗵。

「喂，智代，你安静点好不好！」

春原不高兴地冲猛敲三轮房间门的智代吼。

「啊，对不起。我只是担心副会长……」

透过眼镜，智代直率地看着我们。

「你是蠢材吗！？居然还担心想要陷害自己的人！？」

春原不敢苟同地说，智代只是悲哀地笑着。

「春原……你以前说过‘被人误会过一次的人，人生就完蛋了’。」

「嗯？是说过。」

「我想打破这种观念。所以……如果丢下他不管，我就输了。」

「啊~~！？」

春原呆呆地叫。

「就是这样。无论怎麼说，没有副会长，学生会会很忙……只要副会长回来了，我就教你游泳，再等一阵子吧。」

「啊~？」

春原的惊叫更高亢。

「到那时候，再邀请杏跟渚她们去游泳把！」

智代天真无邪地笑着。

「哈哈哈……冈崎，看来我还是难逃智代的魔掌啊……」

被吓呆的春原——但在我看来，他脸上隐约有种期待。

「她永远不会放弃做你的教练呢。」

「就是说……智代永远不会发现我会游泳？」

没有理会春原的说话，智代继续对门板後的副会长喊。

「那家伙的话，也是当然的……」

再也忍不住了，春原笑了出来。

「哈哈……」

「啊哈哈哈哈……」

我也笑了。

那家伙总是我行我素。

按照自己的心意，直线地走着。

那样的智代的生存方式，不知道什麼时候起，深深吸引了我们。

同样的——也许有提天副会长也会被智代的任性吸引，想到这里，难免觉得好笑。

而且——以後我们会继续被智代的任性卷入某些事件中吧，想到这里，难免笑起来。

担心智代的率直、批判那率直、羡慕那率直……不知不觉中臣服於那种生存方法之下。

跟这样的智代继续交往下去感觉也不赖，那样我们就能一直保持微笑了——

添加书签 返回书页 上一页 下一页 返回书目